

集選夫涅格屠

VI

處  
女  
地

廣西省圖書館藏書查驗證書第一一八二號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著

巴金譯

處女地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版

譯文叢書

# 處女地

巴金譯  
中冊

版權所有  
印刷不許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中北路西一里六號

重慶民國路第二十一號

成都陝西街三六號附五號

定價 壹元柒角

良友印刷廠承印

## 十六

溫茲達諾夫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他想到昨夜發生的事情，並不覺得有一點兒不安；他反而感到一種清醒的、寧靜的快樂，好像他做了一件在很久以前就應該做的事情似的。他去向西比雅金請了兩天的假，西比雅金馬上答應了，不過臉色有點不自然。溫茲達諾夫便動身到馬爾克羅夫家裏去。在動身之前他設法跟瑪利安那一面談了一次話。她也沒有露一點窘態或不安的樣子；她安靜地、堅決地望着他，很自然地單單稱呼他的教名。她很關心他會在馬爾克羅夫家裏知道些什麼事情，她求他回來時詳細地告訴她。

「這是不用說的，」溫茲達諾夫答道。

「究竟，」他想到，「我們爲什麼要不安呢？在我們的友誼上，個人的感情倒佔着……：大要的地位，不過我們是永遠不會分開的了。這是爲了事業嗎？不錯，爲了事業！」

溫茲達諾夫這樣想着，他自己也不去推究，在他的思想裏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他看見馬爾克羅夫仍還帶着那樣厭倦和沈鬱的心情。他們草草地吃了中飯，便坐上前一次坐過的馬車（馬爾克羅夫那匹馬的脚還是跛的，他們向一個農人租了一匹耕馬來代替，那匹馬年紀很青，從來沒有拉過車）到商人法來葉夫的大紡紗廠去找沙羅明。涅茲達諾夫的好奇心被引起來了；他渴想去跟他最近聽見人談了多少次的那個人熟識。沙羅明正等着他們來拜訪；這兩個旅客剛剛在工廠大門前停下來，說出了他們的名姓以後，馬上被人引進「技師」住的那間。又小又難看的耳房裏去了。他那時却在工廠的正屋裏面；一個工人跑去找他來，涅茲達諾夫和馬爾克羅夫便趁着這時機走到窗前去，看四周的情景。這工廠顯然是很興盛的，工作十分繁忙；到處都有不停的活動的鬧轟轟的聲音，機器的打碎聲和憂憂聲，織布機的軋軋聲，輪子的營營聲，皮帶的拍擊聲；同時手推車，大琵琶桶，和載貨的馬車不斷地進進出出；大聲傳達命令的聲音夾雜在鈴聲和哨聲的中間；男工穿着粗外衣，腰間繫了一根帶子，用一根皮帶束着頭髮，女工穿着印花布衣服，他們匆忙地來來去去；裝上馬具的馬被人牽了過去……這是成千的人用了全力在工作的亂轟轟的鬧聲。一切都有規律地照着合理的方式並且用了全速力進行着；可是在這兒，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東西，不但沒有一點敏捷和整飭的樣子，連清潔也談不到；到處是疏忽，污穢，醜態。這兒一扇窗壞了，那兒牆灰脫落了，板壁鬆開了縫隙，門又張開

了大口；在正面大天井的中央有一個大的黑水蕩，蓋了一蕩髒水，泛着彩虹般的顏色；遠處放了一堆廢磚；泥地上四處都是草蓆和帆布的破片，匣子，同一些斷繩；鷓鴣亂毛蓬蓬的瘦狗到處爬着，連一點叫聲也沒有；在一個角上，籬笆下面坐着一個亂頭髮大肚皮的四歲光景的小孩，他從頭到腳都是很髒的，正在絕望地哭着，好像他被全個世界拋棄了似的；在他旁邊有一隻跟他一樣污穢的母猪，給一羣吃奶的小猪圍着，牠在嚼捲心菜頭；一些懸掛着的破爛衣服隨風飄蕩；到處都是這麼一種氣味，這麼一種惡臭！一所俄國的工廠，不錯；却不是一所德國或法國的工廠。

涅茲達諾夫看了馬爾克維天一眼。

『我聽見好多人講沙羅明很有才幹，』他說，『我得說，這一切的凌亂實在叫我吃驚；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這不是凌亂，』馬爾克維夫不大高興地說，『這是俄國人的不愛乾淨。不過這是管理千萬萬人的事情！他不得不顧着舊的習慣，依着實際的需要，還顧到老闆本人的意思。你知道法來葉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嗎？』

『一點也不知道。』

「他是莫斯科最大的守財奴。一個 Bourgeois (法語：資產階級)——這個字眼對他是最  
恰當不過的了！」

這時沙羅明走了進來。他本人跟工廠一樣，又叫涅茲達諾夫失望了。初看起來，他很像是一個芬蘭人，或者更像是一個瑞典人。他身材瘦長，肩膀寬，眉毛和睫毛都很稀疏；他有一張黃黃的長臉，一樸短而闊的鼻子，一對極小的淡綠色眼睛，一付沈靜的臉色，一對突出的厚嘴唇，兩排大大的白牙齒和一個略帶雞樣的尖下巴。他的裝束跟一個工匠或者一個火夫的差不多，他穿了一件帶 數層的袋子的粗絨厚外衣，戴了一頂摺綉的油布帽，頸上圍了羊毛圍巾，腳上穿了一雙塗黑油的皮鞋。一個四十歲光景的男子跟他一塊兒進來；這個人穿了一件粗布的藍人上衣，有着一付極靈活的吉普色人的面貌，和一對銳利的純黑的眼睛。一進來立刻就用雙對眼睛打量涅茲達諾夫……馬爾克維夫是他已經認識的。他名叫帕威爾；據說他是沙羅明的有力的助手。

沙羅明慢慢地走到他的兩位客人面前，默默地伸出他那粗硬而肉少的手把他們的手握過了，便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封好的包裹<sup>⊙</sup>，還是不說一句話，他把包裹遞給帕威爾，帕威爾接了包裹馬上就走出去了。於是他們伸了伸四肢，又咳了兩聲嗽；他手一勛把頭上那頂便帽丟開了，便



在一個漆過的木凳上坐下來，他指着一隻漆過的木沙發，對馬爾克羅夫同涅茲達諾夫說：『請坐。』

馬爾克羅夫先對沙羅明介紹了涅茲達諾夫；沙羅明又跟涅茲達諾夫握了一次手。過後馬爾克羅夫便談起『事業』來，談起瓦西里·尼可拉葉維奇的信。涅茲達諾夫把信交了給沙羅明。沙羅明注意地、仔細地讀着，他的眼睛跟着字跡一行一行地在紙上移動，涅茲達諾夫一直在旁邊偷偷望着他。沙羅明坐在寶晷，已經下沉的太陽明亮地照在他那略帶汗跡的晒成了褐色的臉上同他那佈滿灰塵的淺色的髮上，使他的頭髮像一束金線似地閃着光。他讀信時，鼻尖跟着他的呼吸微微顫動，他的嘴唇動着，好像他在唸着每個字似的；他雙手緊緊捏着信紙，把牠捧得高高的。這一切，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倒給了涅茲達諾夫一個好的印象。沙羅明把信交還給涅茲達諾夫，對他笑了笑，隨後又去聽馬爾克羅夫講話。馬爾克羅夫反覆地講着，講着，可是後來他終於講完了。

『我恐怕，』沙羅明說，他略帶嘶啞的聲音是年青而有力的，涅茲達諾夫聽來覺得很愉快

◎萬人叢書本作『一封封好的信。』——譯者。

，『在我這兒談話不大方便；讓我們到您家裏去，難道兒也不過五哩地光景。』我想你們是坐車來的吧？』

『是的。』

『好，……我想車裏該有我的坐位吧。一個鐘頭以內我的工作就完了，我就完全自由了。我們可以好好地談一下。您也有空嗎？』他問涅茲達諾夫道。

『一直到後天我都閒着。』

『好極了。我們可以在馬爾克羅夫先生家裏過夜。賽爾該·米海羅維奇，我們可以麼？』

『這還用問！自然可以的。』

『好吧，我很快地就會弄好的。我還得把身上弄乾淨一點。』

『您工廠的事情怎樣呢？』馬爾克羅夫含着深意地問道。

沙羅明掉過頭朝旁邊看了一下。

◎ 萬人叢書本作『七哩。』——譯者。

◎ 萬人叢書本作『涅茲達諾夫。』——譯者。

『我們可以好好地談一下，』他又說了一遍。『等一下吧……我很快就回來……我忘了一點事情。』

他出去了。倘使他先前沒有給涅茲達諾夫留下一個好的印象，那麼涅茲達諾夫多半會想道，也許甚至會對馬爾克羅夫說：『他不是故意躲開嗎？』可是這一類的問題他連想也不會想過。

一個鐘頭以後，從這個大建築的每一層樓，每一道樓梯，每一道門口，大羣的喧攘的工人流了出來，馬爾克羅夫、涅茲達諾夫同沙羅明坐的馬車也就在這時出了工廠的大門跑到大路上去。

『瓦西里。費多吉奇！這個應該做嗎？』帕威爾把沙羅明送了到大門口，現在忽然在後面叫道。

『不，等一會兒……』沙羅明答道。『那是夜工的事，』他又對他的同伴們解釋道。

他們到了波爾從料溼，在那兒用了一點晚餐，這大半是爲了禮貌的關係。隨後燃起了雪茄烟，他們便談起話來，這是俄國人的那種一講便講到半夜的長談，像這樣的談話在別一國人中間是很少見到的。在談話時候，沙羅明也不會滿足涅茲達諾夫的期望。他講話很少……少得

幾乎可以說他並沒有講過話；可是他聽得很注意，要是他偶爾發表一點意見或者批評一兩句，他的話總是很切實，很認真，並且很簡短的。沙羅明並不相信，俄國就要發生革命；可是他願意勉強別人贊同他的見解，他也不阻止他們去試一下，他只是站在一旁觀望，他的態度並不像一個疏遠的旁觀者，倒是他們近旁的一個同志。他跟彼得堡的革命黨人很熟，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他也跟他們表同情，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可是他明白一般老百姓（除了老百姓「你什麼事也做不了」）對革命運動還是非常冷淡，須得先花費長時期使他們覺醒起來有了準備才成，但這卻不是這些人的方式和手段所能奏效的。因此他纔站在一旁，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偽君子或者一個滑頭。辦法，他倒像一個有見識的人，不肯把自己和別人拿來白白地犧牲。至於聽呢，……他爲什麼不聽別人發表意見，並且要是他能夠的話，他爲什麼不想多知道一點呢？……

沙羅明是一個教會執事的獨子；他有五個姊妹，都嫁給教士和教會執事去了；可是他得着他那個嚴肅端正的父親的允許，離開了那學校開始去研究數學，他特別熱心地去研究機械學；他進了個英國人辦的企業中做事，那個英國人後來像一個父親似的愛着他，並且供給他和曼徹斯脫去留學，他在那兒住了兩年，又學會了英文。他最近纔到這個莫斯科商人的工廠裏來做

事。他對他的下屬非常嚴厲，這種作風是他在英國學來的，然而他們還是很喜歡他；「他是我們自己的人，」他們常常這樣說。他的父親對他也很滿意；他常常叫他做「一個很切實的傢伙，」他父親唯一埋怨他的地方，就是他不願結婚。

我們已經說過，在馬爾克維夫家裏深夜的談話中間，沙羅明幾乎沒有講過一句話；可是等到馬爾克維夫談起他對工廠工人的期望時，沙羅明便照常簡短地發言道，俄國的工人跟外國的工人完全不同——他們是極溫和的一種人。

「農人呢？」馬爾克維夫問道。

「農人？他們中間現在有好些慳吝鬼和放債人了，每年還要多起來；可是他們只知道他們自己的利益；其餘的人都是羔羊，又瞎又聾，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我們得注意什麼地方呢？」  
沙羅明笑了笑。

「你們尋找，就尋見。」

〔Ma ch ster 英國的工業城市。——譯者。〕

他的臉上差不多總是帶着笑容。這笑容跟他本人一樣，是極端正直的，但卻並不是毫無意義。他對待涅茲達諾夫的態度很特別；這個年青學生在他的心中喚起了一種關切的、並且差不多是慈愛的感情。

在這次談話的中間涅茲達諾夫突然興奮起來，臉也擰紅了，熱烈地說着話；沙羅明靜靜地站了起來，大踏步穿過屋子，把涅茲達諾夫腦後一堵開着的窗關上了。……

講話的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直率地說：『您不要受涼纔好。』

涅茲達諾夫便問他，在他管理的工廠裏，他打算實行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思想，他是不是想叫工人也得着一份利潤。

『好朋友！』沙羅明答道，『我們辦了一個學堂和一所小小的醫院，連這一點我們老闆也像一隻熊那樣兇猛地反對着呢！』

只有一次沙羅明認真發了脾氣，把他那有力的拳頭在桌上用勁打了一下，使得桌上的一切東西，連墨水瓶旁邊那個四十磅的法碼也在內，全震動了。因為他聽見講起一樁壓迫工會的遠

◎這是馬太福音第七章七節中耶穌的話。——譯者。

決行爲。……

涅茲達諾夫同馬爾克羅夫談起怎樣『行動』，怎樣實行他們的計劃的問題，沙羅明仍舊帶着好奇心，甚至帶着敬愛地靜聽着；可是他自己却沒有講過一句話。他們一直談到早晨四點鐘。什麼話都談到了！馬爾克羅夫也曾帶點神祕意味地講到那個不知道疲倦的旅行家基斯利亞科夫講到他的書信，牠們越來越有趣味了；他答應把那些信拿幾封給涅茲達諾夫看，他還許他帶回家去，因為那些信很長，並且筆跡不大清楚；他還說信裏面含有不少的學問，甚至還有詩，並不是什麼淺薄的打油詩，却是帶着社會主義傾向的詩！馬爾克羅夫從基斯利亞科夫又講到兵士，副官，德國人，他後來又講起他那幾篇論炮兵的文章；涅茲達諾夫談着海涅同柏爾勒<sup>①</sup>中間的衝突，談着蒲魯東<sup>②</sup>，談着藝術上的寫實主義；沙羅明只是聽着，聽着，一邊思索，一邊抽他的烟，臉上仍舊帶着笑容，他始終沒有講過一句漂亮的話，可是他好像比別人更明白主要

① H·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德國詩人。L·爾勒（一七八六——一八三七）德

國著作家。——譯者。

② P·J·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家。——譯者。

的困難究竟在什麼地方。

鐘敲了四點。……涅茲達諾夫同馬爾克維夫倦得快支持不下去了，沙羅明還是很有精神。朋友們分開了，不過他們先約定第二天到城裏去看商人加魯席金，商談宣傳的事情。加魯席金本人是很熱心的，並且他還答應介紹一些新的同志！沙羅明表示他懷疑究竟值不值得去拜訪加魯席金。可是他後來也承認值得去走一趟。



馬爾克羅夫的客人們還在睡覺的時候，他的妹子西比雅金夫人差一僕人送了一封信來。在這信裏瓦倫丁娜·米海羅大娜給他寫了各種家庭瑣事，並且請他把借去的一本書擲還，末後她在附白裏順便告訴他一段『有趣的』新聞：他的舊愛瑪利安娜愛上了家庭教師涅茲達諾夫，家庭教師也愛上了她；她，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並不是在這兒重述別人的閒話，她是親眼看見，親眼聽到的。馬爾克羅夫的臉色變得像黑夜那樣地陰暗了……可是他不一句話；他吩咐聽差把書交給了來人，他看見涅茲達諾夫下榻來時，照常對他說了『早安』，他還把他答應過的基斯利亞科夫的信札給了他；不過他並不留下來陪伴涅茲達諾夫，卻獨自出去『照料事情』去了。涅茲達諾夫也就回到他自己的屋子裏翻看這些書信。那個年青的宣傳家不停地講着自己，講着他的熱心的活動；據他自己說，他在最近一個月內走了十一縣，住個九個縣城，二十九個村子，五十三個小村莊，一個田莊和八個工廠；他在乾草棚裏睡了十六個夜晚，在馬房裏睡了一夜，一坐在牛欄裏睡過一夜（他在這兒還加了兩個括弧，裏面寫着：他對虱子一點也

不怕)；他進過農人的泥屋，工人的宿舍；他到處演講，教誨，散播小冊子，並且採訪消息；有些事他當場記錄下來，有些事他使用最新的記憶法保留在他的記憶中；他一共寫了十四封長信，二十七封短信，十八張筆記，其中有四張是用鉛筆寫的，一張用血寫的，一張是用煤煙和水寫成的；他能夠辦到這一切，只是因為他知道摹倣昆丁·約翰孫，卡列立伍司，斯威爾立次基和別的著作家，統計學家的榜樣，有系統地支配他的時間。過後他又談到他自己上來，談到他的幸運；談到他怎樣地補足了傅利葉的激情的學說；說他是第一個發見『根本原則』的人，說他不會『不留一點痕跡就離開這個世界的』，說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他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居然已經解決了一切生命和科學的問題，又說他要把俄國翻轉過來，他要『給她一個震動！』『Dixi』他在每一段的末尾把這個字加上去。『Dixi』這個字在基斯立亞科夫的信裏用得很多，他總是在這個字後面加兩個驚嘆號。在某一封信裏有一首社會主義的詩，是寫給一個少女的，開頭是這樣的句子：

○萬人叢書本作『二十八封』。——譯者。

○查理·傅利葉(一七七二——一八三七)，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

『不要愛我，請愛理想！』

涅茲達諾夫暗暗地驚奇起來，這與其說是爲了基斯立亞科夫先生的自吹自捧，倒不如說是爲了馬爾克羅夫的單純的老實……可是隨後他就起了這樣一個思想：『什麼審美力，去他的！基斯立亞科夫或許倒有點用處。』

這三個朋友聚在飯廳裏用早茶，可是前一夜的談話他們不再提起了。沒有一個人想講話，只有沙羅明一個人態度很安閑；涅茲達諾夫同馬爾克羅夫兩人心中裏激盪得厲害。

他們用過早茶後，便動身到城裏去；馬爾克羅夫的老僕人坐在門階上，用他平素那種憂鬱的眼光睽着他的舊主人。

涅茲達諾夫要去結識的那個商人加魯席金是一個有錢的藥材商（一個費多西派的『舊信仰者』）的兒子。他並沒有把他的父親遺下的財產加多，他是俄國人所謂的一個 *bonheur*（法語：『愛玩的人』），一個俄國式的伊壁鳩魯派<sup>①</sup>，他沒有一點辦事的才幹。他是四十歲的人，身體相當結實，相貌卻不好看，還有一臉麻子，和一對小小的豬眼睛；他說話很快，口齒不清，並且

①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信徒，一般享樂主義者。——譯者。

時時手舞腳踏，常常發出笑聲……他大體上使人覺得他是一個極端愛慕虛榮的執袴子弟和笨蛋。他自以為是一個教養很高的人，因為他穿着德國的服裝，又很好客，不管他家裏怎樣不乾淨，沒有秩序，他認識了一些闊朋友，又常去戲院，並且『保護』一些下等遊戲場的女戲子，他跟她們談話，講的是一種古怪的洋涇浜法國話。他非常想出鋒頭，只盼望着他的姓加魯席金能够響遍全世界！蘇瓦洛夫同頗頓金<sup>①</sup>從前就是這樣的，那麼爲什麼卡比東·加魯席金現在又不行呢？就是這一種熱望戰勝了他天生的鄙吝，把他丟到反對派裏去（他常常自鳴得意地這樣說，他起初把反對派這個外國字 *Opposition* 唸錯了，去了頭，成了 *poition*，後來纔知道改正過來），並且使他跟虛無主義者發生關係；他隨意發表最極端的見解，挖苦他自己的『舊信仰者』的信仰，在四旬齋<sup>②</sup>中吃肉，打牌，喝香檳酒就像喝水一樣。他從來沒有遇到麻煩，因爲，據他自己說，『只要用得着，我會買通一切的衙門，每個洞都塞住了，每張嘴都閉上了』

① A. V. 蘇瓦洛夫（一七二九—一八〇〇）俄國元帥；G. A. 頗頓金（一七三九—一七九二）俄國元帥。——譯者。

② 復活節前四十日之大齋，紀念耶穌在荒野禁食的事。——譯者。

，每隻耳朵都聾了。」他是一個禿天，又沒有兒女；他姊姊的幾個兒子帶着卑怯的詔諛糾纏着向他乞憐，……可定他總是叫他們做沒有教育的下賤東西，做野蠻人。他難得看他們一眼。他住在一所大的石頭宅子裏，不過這所宅子被他收拾得並不整潔；有一些房間裏擺設的全是外國的傢具，另外一些房裏除了幾把漆過的椅子和一張美國皮沙發<sup>①</sup>外就沒有有一點東西。到處都掛着畫，全是下等的——紅色的風景，粉紅色的海景，摩勒爾的「接吻」，裸體的肥婦，膝同肘都是紅色的。加魯席金雖然沒有家眷，可是他却養了一大堆僕人同各種各類的食客；他收留這班人並不是出於慷慨，却又是由於他那個權力慾，他想得到一些人來聽他指揮，供他差遣。

「我的食客們，」他得意忘形的時候，就常常這樣稱呼他們；他從沒有讀過一本書，可是他對一些學問上的話却有一種特別好的記憶力。

這三個年青人在加魯席金的書房裏見着他。他穿了一件長的上衣，嘴裏啣着一根雪茄煙，他裝着在讀報紙的樣子。他看見他們，馬上跳了起來，跑到他們面前，紅着臉，大聲叫人立刻送點吃的東西來，問幾句話，大笑着——這些動作都是同一個時候做出來的。馬爾克羅天同沙

羅明是他認識的；涅茲達諾夫却是一位生客。他聽說涅茲達諾夫是一個大學生，便又笑起來，再跟他握一次手，叫道：「好極了！好極了！我們的隊伍在增加了……學問是光明，愚昧是黑暗。我自己沒有受過一個錢的教育，可是我有理解力，所以我也有進步。」

涅茲達諾夫覺得加魯席金有點失常，有點偏促不安……事實上的確是這樣。「卡比東先生，當心啊！你不要跌到泥裏去啊！」他凡走遇到新人的時候，他就要暗暗地對自己這樣說。可是不久他便鎮定下來了，他還是用那急急的、含糊的、雜亂的調子談起瓦西里·尼可拉葉羅奇來，談起他的性格，談起宣傳（Propaganda）的必要（「宣傳」這個字眼他是很知道的，不過他却慢慢地唸出來）；又談起他，加魯席金怎樣發現了一個了不起的新同志，一個最可靠的人；談起他認為現在到了使用刺絡針<sup>⊙</sup>的時候了（他講到這句話時，看了馬爾克羅夫一眼，然而馬爾克羅夫連肌肉也不動一下）；隨後他又掉頭對着涅茲達諾夫恭維起他自己來，他吹牛的程度跟那個偉大的通訊者基斯立亞科夫不相上下。他說他很久以前就不再做一個傻瓜了，他完全知道無產階級（這個名詞他也記得很牢）的權利，又說他雖然的確開了商店改做銀行的

⊙即用外科的手術。——譯者。

業務（這也是爲了增加他的資本），但這也只是爲了可以把這個資本拿來在某一個時候用到……公共事業上，這就是說到人民的利益上面；又說他，加魯席金實際上是最輕視資本的！他說到這兒，一個聽差送飲食進來了，加魯席金便故意大聲咳了兩聲嗽，問他們是不是要先喝一小杯什麼，他爲了給他們做榜樣起見，端起一杯加放了胡椒的白蘭地喝乾了。

客人便動手吃起來。加魯席金放了一大口魚子醬進嘴裏去，他接連喝着酒，一面說：『各位，請吧，現在來一杯上等的馬松酒。』

他又掉過臉問涅茲達諾夫，從什麼地方來，住在哪兒，又住了多久；他聽說他住在西比雅金家中，便叫起來：『我知道那位先生。他不咸！』過後就罵起S省的一切地主來，因爲，據他說，他們不但沒有公衆的精神，就連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弄不明白……只是，說也奇怪，他雖然罵得很起勁，他的眼睛却總是不停地東張西望，他的臉上也露出一點偏促不安的神情。涅茲達諾夫不能斷定他是哪一種人，他對他們又有什麼用處。沙羅明照常地不做聲；馬爾克羅夫帶着那麼憂鬱不快的臉色，涅茲達諾夫終於忍不住問起他來，他是不是有什麼事情不對？馬

爾克維夫答說沒有什麼不對，可是他的聲調裏面却分分含着這樣的意思：的確有什麼事情不對，不過這跟你沒有一點關係。加魯席金又罵起什麼人來了，隨後他又改換了口氣恭維年青的一代人，他說：『這些真能幹的家伙在我們中間出現了！真能幹！……』

沙羅明插嘴問他，他先前說的那個可靠的年青人是誰，他在什麼地方找着他了？加魯席金吃吃地笑起來，他說了兩遍：『啊，您就會看見的，您就會看見的，』他便向沙羅明提起他的工廠的情形，問起他那個『騙子』。問，對他這些問話，沙羅明答得非常簡單。隨後加魯席金給衆人斟了香檳酒；他又把頭俯到涅茲達諾夫的耳邊，低聲說：『爲共和國乾杯！』就一口喝乾了他的酒，涅茲達諾夫只把杯子端到嘴唇邊，嘗了一點；沙羅明說他早晨不喝酒；馬爾克維夫帶着生氣的樣子決斷地把杯裏的酒喝得一滴也不剩。他好像忍耐不下去了；他似乎在說：『我們就在這兒浪費時間，一點也沒有講到正經事情。』……他突然伸手在桌面上打了一下，嚷着叫起來：『各位！』他正要講話……

就在這一刻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頭髮光滑、面孔像狐狸，並且帶着病容的人，穿着一套南京棉布做的商人的服裝，像張開兩隻翅膀似地伸着兩手。他向衆人鞠了一個躬，在加魯席金耳邊低聲講了幾句話：『我馬上就來，』加魯席金急急地答道。『各位，』他又對衆人說，『我得



請你們原諒……瓦西亞，我那位書記，有點兒小事情跟我商量，」（加魯席金故意開玩笑地這樣講話）「我不得不向你們告一會兒的假；不過盼望各位賞臉今天午三點鐘跟我一塊兒用飯；那時我們更可以暢談！」

沙羅明跟涅茲達諾夫兩人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好；可是馬爾克維夫還是板着臉孔聲音粗暴地馬上答道：「我們自然要來的；要是不來，這不是成了一個滑稽戲嗎？」

「那麼，我萬分感謝，」加魯席金忽忽地說，他又俯下身子對馬爾克維夫加了一句：「總之我捐給事業一千盧布……您只管放心！」

他這樣說時，把他的右手彈了三次（大指同小指都是伸起來的），作為他的誠意的表示。

他把他的客人送到門前，站在門口叫道：「我等著你們三點來！」

「您等吧！」馬爾克維夫一個人答道。

三個人到了街上，沙羅明馬上說：「喂，朋友，我要雇車回工廠去了。等着吃飯以前這段時間裏我們幹什麼呢？在街上遛遛混時候嗎？老實說我們這個可敬的商人……我覺得……倒像是童話裏的山羊，既沒有毛，也沒有奶。」

「哦，毛倒是有一點兒的。」馬爾克維夫不高興地說。「他剛剛答應了出一點錢。您覺得他

不夠漂亮嗎？我們也不能過於挑剔的。並沒有多少人來找我們，我們也無法苛求了。」

「我並不是在苛求！」沙羅明鎮靜地說：「我只是問我自己，我留在這兒有什麼用。不過

，」他看了涅茲達諾夫一眼，微微笑道，「總之，我留著就是了。人說，跟好朋友在一塊兒，就是死也是甜的。」

馬爾克維夫抬起頭來。

「那麼我們到公園去吧；今天天氣好。我們還可以看人。」

「很好。」

他們去了；馬爾克維夫同沙羅明在前面走，涅茲達諾夫落在他們後面。

# 十八

涅茲達諾夫的心境是十分奇異的。最近兩天來這麼多的新感觸，新面孔。……他生平第一次跟一個少女接近了，這個少女他十之八九是愛着的；另一方面，他參加了一個事業的開始工作，這個事業又是他十之八九願意集中全付精力去做的。……那麼，他快樂嗎？不……他躊躇嗎？他害怕嗎？煩惱嗎？呵，決不是。那麼他至少感到了那種全心神的緊張，那種爭先上陣的渴望，像一般人在戰爭逼近的時候所常常感到的吧？還是不。那麼他真正相信着這個事業嗎？他相信着他的愛情嗎？『呵，該死的藝術家的氣質！懷疑派！』他的嘴唇含糊地輕輕唸道。爲什麼不叫不吼，却有這種困倦、甚至這種不想說話的心情呢？他想用吶吼來窒息的是什麼一種內心的聲音呢？可是瑪利安娜，那個高貴而忠誠的同志，那個純潔而熱情的天性，那個完美的少女，難道她並不愛他嗎？他遇着她，得到了她的友情，她的愛，這不是一個大的幸福嗎？並且這時走在她前面的兩個男子，這個馬爾克羅維天，這個沙羅明，他跟他們還不相熟，可是他卻已覺得對他們十分傾愛了，他們不都是俄國人，俄國生活的優美的典型嗎？認識他們

，同他們做了朋友不也是一個幸福嗎？那麼爲什麼會有這種含糊、不安、痛苦的感覺呢？爲什麼會有這種煩悶，牠又是怎樣來的呢？『要是你是個憂鬱的夢想家，』他的嘴唇又訥訥地說，『你會做個什麼樣的革命家呢？你應當去寫你的詩，去想你自己那些無聊的思想和感觸，去理頭推敲種種心理的幻覺和微妙，可是你至少不要把你那病態的，神經過敏的怪想當作男性的憤慨，當作一個有信仰的人的真誠的忿怒！呵，韓姆來特，韓姆來特，你丹麥的王子，怎樣纔可以擺脫你的鬼影呢！怎樣纔可以不再在一切事情上面都學你的榜樣呢？不再像從前那樣連你那種自卑的惡趣也要摹倣呢！』

『亞歷克賽！朋友！俄國的韓姆來特！』一個熟習的尖銳的聲音像是這些思想的回聲似地突然響了起來。『我看見的真是你麼？』

涅茲達諾夫抬起眼睛，他吃驚地看見巴克林站在前面！——巴克林穿了一身亞卡狄亞人的服裝，一套肉色的夏季衣服，頸上沒有打領帶，一頂配了淡青色絲帶的草帽向後戴着，腳上一雙漆皮鞋！

◎亞卡狄亞是古希臘的一個地方，居民以牧羊爲業。——譯者。

巴克林馬上顛一跛地走到涅茲達諾夫面前，抓住他的兩隻手。

『第一層，』他說，『我們雖然在公園裏面，我也得照老習慣，擁抱你……親你……一二！三！第二層，你要知道，我要是今天見不到你，你明天也一定可以看見我的，因為我知道你的住處，並且老實說我是專爲看你到這兒來的……我怎麼到這兒來，以後再談吧；第三層，請你把我介紹給你的朋友。你只消簡單地對我說他們是誰，對他們說我是誰就成了，過後我們還是來玩我們的。』

涅茲達諾夫依了這朋友的要求，把他，馬爾克維夫和沙羅明的名字介紹過了，再對他們彼此說明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住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等等。

『好極了！』巴克林噙道；『讓我引你們離開這堆吵鬧的人，雖然老實說這兒並沒有多少人。到一個隱僻的座位去，我沈思的時候常常坐在那兒欣賞自然界的美麗。從那兒望出去，景致非常美：總督府，兩座綠色的哨亭，三個警察，一條狗也沒有！對我這些話不要太驚怪了，我是費力請來讓你們樂一會兒的！據我的朋友們說，我是俄國式機智的代表……無怪乎我』

◎萬人叢書本作『一隻手』。——譯者。

要成了瘋子了。」

巴克林把朋友們引到了「隱僻的座位」前，他趕走了兩個討厭的女人以後，便請他們坐下來。這幾個年輕人開始「交換思想」，這通常是一件相當討厭的事，尤其是在初次會面的時候，並且總是毫無結果的。

「停一會兒，」巴克林突然向着涅茲達諾夫嚷道。「我得跟你說明我爲什麼到這兒來。你知道，我每年夏天都帶我妹子到什麼地方去走一趟；我聽說你在這城的附近，我便記起來有兩個了不起的人住在這個城裏，那是一對夫婦，他們是我們的親戚……是我母親一方面的。我父親是個生意人，」（涅茲達諾夫已經知道這事實，巴克林是說來給另外兩個人聽的。）「可是我母親是貴族。他們老早就請了我們到他們這兒來玩！我想好吧。這正合我的意思。他們是心腸挺好的人，這對我妹子只有好處——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好呢？所以我們就到這兒來了。這正跟我想的一樣！我可以對你說，我們在這兒真舒服！可是他們是這樣特別的典型！這樣特別的典型呵！你的確應當跟他們認識！你在這兒幹着什麼呢？你在什麼地方吃午飯？你爲什麼不

去別的地方單跑到這兒來呢？」

「我們要到一个叫做加普席金的人那兒吃午飯……他是這兒一個商人。」涅茲達諾夫答

道：

「什麼時候？」

「三點。」

「你們去看他是爲着……爲着……」巴克林會意地看了沙羅明一眼，沙羅明只是微笑

着，他又看了看馬爾克羅夫，馬爾克羅夫的臉色越來越陰暗了……

「喂，阿略夏，你告訴他們……你做一個什麼暗號吧……告訴他們用不着提防我……

……我是你們的同志……你們黨裏的……」

「加普席金也是我們的同志，」涅茲達諾夫說。

「哦，我有个很好的思想！現在離三點鐘還很久。聽說說，我們到我親戚那兒去吧！」

「什麼，你瘋了！我們怎麼能够……」

「……」

「……」

「你不要就心！完全由我來負責。你想像着：這是沙漠裏面一塊綠洲呢！無論是政治、文學、或者任何近代的東西都沒有打進這兒來過。那所小小的宅子是一種古怪的短胖的形狀，你現在在任何地方都不會見到的。宅子裏面全是古香古色；人是古的，空氣也是古的……沒有二樣東西不是古的，嘉泰林二世<sup>①</sup>，粉，彈性張裙圍<sup>②</sup>，十八世紀！主人同主婦……那一對夫妻，兩個都很老了，是一樣的年紀，沒有一點皺紋；圓圓的肥肥的，衣服齊齊整整的小東西，真正的一對鸚哥；心腸好到了愚蠢的地步，好到了聖潔的地步，真是沒有限度的！人們說心腸過於好的人往往缺乏道德的感情……可是我懂不了這種奧妙；我只知道我那兩位親愛的老人就是善心的本身！他們從沒有兒女。這一對有福的人！城裏的人就叫他叫做：有福的人！兩個人穿着一樣的條紋的寬袍，料子非常好，現在是再也看不見的了。他們彼此像得很，只是一個頭上戴着女人在家戴的便帽，另一個却戴着小帽，這小帽跟女人便帽一樣，也有一種皺邊，不過沒有帶子罷了。要不是還有這一點區別，你就分不出誰是誰了；尤其因為男的沒有鬍鬚

①嘉泰林二世（一七二九——一七九六）彼得三世的皇后，後來做了俄國女皇。——譯者

②從前女人用來張圍裙裾的。——譯者。



。他們一個叫浮木席加，一個叫非木席加。我對你說，人應當像看畫一樣地花錢去看他們才成。他們彼此相愛到了極點，可是要是有人去看他們，他們真是歡迎之至！他們非常好奇！他們馬上會玩起他們所有的小戲法來討你高興。只有一樁事情：不許抽煙。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非神教派，只是因為他們愛嚼了煙味。……自然他們那時候是沒有人抽煙的。他們還受不了金絲雀，因為在他們那時代金絲雀是很少看見的。……那是很有福氣的。我對你也會承認！好吧？你怎麼？」

「真的，我不知道，」酒茲諾諾說。她並不喜歡，不願說出什麼來；要麼門哀林決

「停一下；我還沒有講完呢，他們的聲音也是很相像的：你要是閉着眼睛，你就不知道是

哪一個在講話。只是浮木席加講話比較清楚一點。朋友，你們正要去一個偉大的工作——也

許這是一個可怕的鬥爭……那麼你們踏進風浪的海洋以前，為什麼不先到水裏去浸一下……

「到死水裏去麼？」馬爾克羅夫問道。

「是死水又怎樣呢？不錯，那是死水；不過却是新鮮、清潔的。草原上就有一些池子，雖

然水流不出去，可是池子裏的水從來不會腐敗，因為池子底有泉水出來。我這兩個親愛的老人

心底也有泉水在流着，也是極其清潔的。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們想不知道一百年，一百五十年以前人們怎樣生活，要是你們想知道的話，就請快點跟我去。說不定不久就有一天，就有一個時候——不用說他們兩個人一定是同一個時候的——我這一對驕哥向從架上倒下來，那一切的古風便會跟着他們絕跡了，那所短胖的小宅子也會倒塌，在原地方會長滿了我祖母常常對我講的，凡是從前有過人的工程的地方常常生長的那些——那就是蕁麻、牛蒡、薊草、苦艾、羊蹄草。連那條街也不會再有了，以後人們來來去去，永遠看不見這樣的東西了！」

「好吧，」涅茲達誇夫叫道，「我們馬上就去！」

「我非常高興，」沙羅明說。「這種事情我並不喜歡，不過牠也有趣味；要是巴克林先生真的認為我們去拜訪對別人並沒有什麼不便的地方，那麼……爲什麼不去呢？——」

「您不用耽心！」巴克林答道；「他們只會高興的——再沒有別的了。一點也用不着客氣！我告訴您，他們是有福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們給我們唱點歌。您呢，馬爾克羅夫先生，您也不去麼？」

馬爾克羅夫生氣地聳了聳肩膀。

「我不要一個人待在這兒，請您帶我去吧。」

這幾個年青 從座位上了起來。

「跟你一塊兒的這位先生真是個討厭傢伙，」巴克林指著馬爾克羅夫在涅茲達諾夫耳邊低聲說，「跟施洗的約翰<sup>①</sup>吃蝗蟲的畫像一樣……單吃蝗蟲，沒有加蜂蜜。可是他，」他接着又說，一面向沙羅明那方向點了一下頭，「倒是很不錯的！多暢快的笑容！我看出來，只有那種自己比別人優越却並不覺得的人纔笑得像這樣的。」

「真有這樣的人嗎？」涅茲達諾夫問道。

「並不多；不過有却是有的，」巴克林答道。

◎耶穌以前的傳道者。——譯者。

……

……

……

……

……

……

……

……

……

浮木席加和拜木席加，即浮瑪·拉弗林吉葉維奇·蘇波采夫和葉非米亞·帕夫諾夫。蘇波采夫兩人都從純粹俄國貴族的血統傳下來的，他們被一般人認作S省城中年紀最大的人。他們結婚很早，多年前便在這兒城外，他們祖上傳下來的木頭宅子裏定住下來，始終沒有移動過，並且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沒有改變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同習慣。對他們，時間似乎是靜止不動的；從來沒有什麼「新奇事物」跨進他們的『沙漠中的綠洲』來過。他們的財產並不大；可是他們的農人仍遵照農奴解放以前的老規矩，一年裏面總要送幾次家禽和糧食來。在一定的日期裏面村長便送了地租和一對山鷄來，說這是在他們的領地上林子裏打的，其實這樣的林子早就沒有了。他們照例在客廳門口請他喝茶，送他一頂羊皮小帽和一付綠色羚羊皮的手套，並且叫他一路福星。蘇波采夫的家裏仍然像從前那樣，養了不少的家奴。老僕卡立奧比奇穿着一件高領小鋼鈕扣的短上衣，是用極厚的布做的。他用平板的聲音報告道：「午飯已經擺好了，」就站在太太的椅子背後打瞌睡，這也是完全依照老規矩的。他照管食器架，兼管「各種香料，小

「豈惡和權權」有人問他聽見讀過奴解放的事情沒有，他照例答道：「誰有功夫注意這種話，豈不嫌十耳其人給廢了，可是，謝謝上帝，我還沒有遇到這種可怕的事情！」女音弗加是一個矮子，她是出來伺候酒宴的，還有一個老媽媽瓦西里葉夫那常常在吃中飯的時候進飯廳來，頭上包着一塊漆色的頭布，用她那低沉的聲音談論着各種新聞——談到拿破崙一世，談到一八一二年的戰爭，談到「反基督者」，談到白色的黑奴；不然，她就用手支着下巴帶着憂愁的面容，述說她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夢，這又是什麼預兆，又說她怎樣用紙牌占運氣。蘇波采夫一家的宅子本身跟城裏所有的房屋不同；牠是完全用樹木造的，窗戶都是正四方形。冬天用的櫥窗整年都不取下來。這宅子裏有着各種小的前廳，過道，雜物室、貯藏室、圍着欄杆的高臺，雕木柱子上面的小雕像，同各種各式的後廳同窗櫺洗滌處。宅子前面圍牆着一排木柵，後面是一個花園，園子裏有種種的副屋，如穀倉，酒窖，冰室等等；真正一大堆！這些外屋裏，並沒有貯藏了多少東西；有的屋子的牆已經塌了；可是牠們全都是年代久遠的建築，因此也讓他們照舊保留下來。蘇波采夫夫婦只有兩匹古老的，毛蓬蓬的灰馬；一匹老得毛都花白了，

◎嘉福納特夫人譯本作「圓柱支持的小亭，和種種小的後屋同地下室。」——譯者。

他們便把牠叫做「不動」。這兩匹馬每個月至多一次套着一輛樣式特別的馬車，這輛馬車是全城的人都知道的，轆子就像一個地球儀，前面部分減去了四分之一，裏面蒙了一層黃色的外國料子，轆子上有着一些方的斑點，看起來有如像樹癩。這種料子最早也是在伊利沙白女皇<sup>①</sup>時代在烏特列席特或里昂<sup>②</sup>織成的。蘇波采夫的車天也是很老的了，身上老是帶着鯨油和松脂的氣味，他的鬚鬚是從眼下生起的，他的一對眉毛像小瀑布似的流下來，跟他的鬚鬚連在一起。

他的動作非常緩慢，拿一撮鼻煙要花他五分鐘，把馬鞭插在他的腰帶上，要花他兩分鐘，單單把「不動」套在車上，就得花他兩點鐘的功夫。他的名字叫做白爾費席加。要是蘇波采夫去請坐了他們的馬車出去，途中遇到路稍微高起來或者低下去時，他們總是駭得厲害，便緊緊抓住馬車的吊帶，兩個人同聲大聲唸着：「求我主……賜……馬……馬……以多孫<sup>③</sup>的力氣……使

賽賽國的人……  
彼得洛法娜·伊利沙白（一七〇九—一七五二）彼得一世的女兒，一七四二年做俄國

女皇，  
女皇，  
……

烏特列席特是荷蘭都市，里昂是法國都市。兩個地方的絲織手織物是很有名的。

拜門譯者。刺一西極手……

我們……輕得像一匹羽毛……輕得像一匹羽毛……」

伏

城裏的人全把蘇波采夫當作怪人，差一點當他們是一對瘋子；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明白他們跟現代的生活沒有一點關係……可是他們並不十分介意；他們始終保持着他們出生，長成，以至結婚的那時代的生活方式。那時的習俗中只有一樣沒有被他們遵守：就是他們出世以來從沒有責罰過人，也絕沒有叫誰受過笞刑。要是他們的用人裏面，有誰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小偷或酒鬼，他們起初只有忍耐着，對他容忍了好些時候，就跟他們忍受壞天氣一樣；後來他們實在受不了了，便設法弄走他，把他讓給別的主人去使用。「讓別人也來忍受一下吧，」他們會這樣說。可是他們很少遇着這樣的災禍，少到這在他們一生中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地步。例如，他們會這樣說：「我們用着那個流氓阿爾多席加的時候，已經很久很久了，」或者說：「我們祖父那頂狐尾毛皮小帽給人偷走的時候，」在蘇波采夫的家裏現在還有着這樣的小帽。另一種舊社會的顯著的特徵在他們身上也找不出來：不論非木席加也好，浮木席加也好，兩個人對宗

◎ 茲爾納特夫人譯本作撒母耳（希伯來的有名的法官和預言家），疑是排印之誤。參孫是



怕得要死；她相信教士都有着兇眼。她常常說：「教士一到我家裏來，乳酪馬上就變酸了！」他們很少到禮拜堂去，他們照着天主教規矩持齋，就是說，只吃雞蛋、牛油和牛奶。這事情城裏的人都知道。不用說這對他們的名譽沒有好處。可是他們的好心腸博得了大眾的稱讚；這對古怪的夫婦雖被人嘲笑，被人當做瘋子和有福的人，但事實上他們還是受着一般人尊敬的。是的，他們是受着一般人尊敬的：不過並沒有人來拜訪過他們。可是他們也並不十分介意。他們兩個在一塊兒的時候，從來不覺得厭倦，因此他們也從沒有分開過，並且也不想同別人來往。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兩人從來沒有生過病，倘使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覺得有點不舒服，那麼兩個人都要喝善提花茶，用暖油擦擦肚皮，或者滴一點蜡燭油在腳跟上，很快地就好了。他們每天過的生活都是一樣的。他們起身遲，早晨用白形的小杯子喝點可可；他們常常說：「茶是在我們那時代以後纔流行的。」他們兩人對面坐着，或者談些閒話（話題是永遠有的！），或者讀點『娛閒錄』，『世界鏡』，或 *Anides*，或者看一本小小的舊詩文簿，這本紅鞣皮封面

○ Voltaire (1694—1778)，法國哲學家。——譯者人。

會透的簞子，據上面的題字看來，應該是一位巴爾伯·德·卡比林夫人的遺物。這本詩文簿是怎樣並且什麼時候落到他們手裏來的，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裏面有幾首法國詩，有許多俄

國詩，還有些散文的摘錄，例如下面一段關於西塞祿<sup>①</sup>的短編：——

『西塞祿就任 *Questur* 時之心境可由下文說明：彼受任官職，必呼籲上帝證明其心地

之清白，此時更以駿神聖之約束加諸己身，以求担任此職不致殞越。凡刑律所禁之遊樂彼固不敢耽溺，即常人所需之娛樂彼亦力求避免。』下面署着：『作於西伯利亞德塞交迫中』。

另一個好的例子是一首題作『吉爾西斯』的詩，裏面有這樣的句子：

『木雷雷同我木雷雷兩人對來必會主。』

『全宇宙都是平靜』

『朝露閃耀在日光表』

『孤掌清涼撫慰着自然界』

『紀元前一〇六一—四三』古羅馬演說家、政治家。——譯者。

『古羅馬有即決裁判權之官吏。』——譯者。

爲白日帶來新生！

吉爾西斯獨自懷着痛楚的心

憂鬱、寂寞折磨着他們的精神

親愛的阿奈達已經遠去，

吉爾西斯怎能獨自歡欣？

還有一首卽興詩是一千七百九十年來拜訪的一位上尉寫的，日期是『五月六日』。

『我永遠不能忘記

你這可愛的鄉村！

我將牢牢記住

時間過得多甜蜜！

在你這高貴主人的廳裏

我有着懇懇的款待！

這可紀念的五天的幸福生活

我和最可敬的人一塊兒度過！

這兒有許多漂亮的太太小姐，

還有別的一些有趣的人。」

詩文簿的最後一頁都沒有詩，只是些治腹痛、抽筋、蛔虫的藥方。

蘇波采夫夫婦的午飯時間是正正十二點鐘，他們吃的全是些舊式烹調的飲食：凍奶餅，酸黃瓜，湯，醃白菜，麥粉布丁，車厘布丁，糖醬，蕃紅花燻鵝，蜂蜜乳蛋卷。吃過午飯他們便睡中覺，只睡一個鐘頭，不再多一點，就起來了，又對面坐着，喝着蔓越橘汁<sup>①</sup>，有時又喝一種叫做「午後小睡」的汽水，汽泡差一點兒全跑到瓶外來，使這對老人非常高興，却給卡立奧比奇添了許多煩惱。他得把地方打掃乾淨。他又對着廚師和管家大聲埋怨，好像他們就是這種飲料的發明人似的。……「這種東西有什麼好處？他只會弄髒傢具！」這對老夫妻過後又讀點

① 萬人叢書本作「覆盆子酒」，下同。——譯者。

什麼書，或者拿那個矮子姑娘普弗加開玩笑，或者同聲唱着一首舊式的歌。他們的聲音是完全一樣的，高而弱，帶點顫顫，還帶點嘶啞，特別是在午睡以後，但也有一點動人的成分。要是需要打牌的時候他們也打打紙牌，他們總是依着舊的打法譬如克利巴吉<sup>①</sup>，比格<sup>②</sup>，或變空位的波士頓<sup>③</sup>！過後沙莫瓦爾拿出來了；他們在傍晚喝茶。……這是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唯一的讓步，不過他們還常常說這是一個弱點，這種「中國藥草」使得俄國人的身體一天一天地衰弱起來。然而他們一向都是小心着不批評時代也不特別恭維古昔的；他們生下地來就只過着這一種生活方式；只要別人不強迫他們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也願意讓別人去過另外一種方式的，甚至更好的生活。到七點鐘卡立奧比奇把晚飯端了出來，老是一樣「阿克洛席加」<sup>④</sup>；在

① *Czibbage* 一種紙牌戲。——譯者。

② *Piquet* 紙牌戲，兩個人玩三十二張牌。——譯者。

③ *Boston* 打法，是四個人用兩副五十二張的紙牌。現在只有兩個人打，故說是雙六位

。——譯者。

④ *Okroshka* 片肉、黃瓜等拌成的冷食。——譯者。

九點鐘，上等條紋羽毛被已經把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的結實的小小的身體軟軟地抱在懷裏了，一種安靜的睡眠很快地便落到他們的眼皮上；在這老宅裏一切都靜止了；像前的神小燈還燃着，在麝香的香味中閃光；蟋蟀叫着；這一對好心的、古怪的、純潔的老夫婦睡得很甜。

現在巴克林正引着他的朋友們到這兩個怪人，或者用他的說法，這兩個「鸚哥」的穴裏來，他的妹子就寄食在這兒的。

巴克林的妹子是一個聰明的少女，相貌也不難看。她的眼睛很漂亮，可是她的不幸的殘廢把她毀了，使她失去了一切於自信心同快樂，並且變成了一個多猜疑的，甚至脾氣很壞的女子。她的名字是很不幸的，時南都立亞！巴克林想給她改成蘇非亞。可是她一定不肯取消她這個古怪的名字，說一個駝背的女子正應該叫做時南都立亞。她是一個出色的音樂家，鋼琴彈得很好。『這應該感謝我的長手指，』她帶點酸苦的意味說；『駝背的人都有這樣長手指的』。

客人來的時候，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剛好午睡醒來，正在喝蔓越橘水。

『我們走進十八世紀裏來了，』他們剛走進了蘇波采夫家的門檻，巴克林便大聲嚷起來。的確他們在廳子裏就遇着了十八世紀，淡青色的低屏風上貼着黑色的貴婦和紳士的側面剪影。這種剪影是拉瓦德爾<sup>①</sup>介紹到俄國來的，在前世紀（即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在俄國很流

這麼多的客人——一共是四個——突然來拜訪，在這個清靜的宅子裏引起了一番大的騷動。他們聽見了紛擾的腳步聲，穿鞋的和赤足的都有；好幾個女人從門裏探出頭來，但馬上又縮回去了；有人被推出門來，有人叫着，有人吃吃地笑着，有人激動地低聲在說：「不要吵！走開！」

後來卡立奧比奇穿着他一件毛蓬蓬的短褂子出來了，他打開客廳的門大聲通報道：

「老爺，西拉·參孫尼奇跟別的幾位老爺來了！」

蘇波采夫夫婦比他們的用人鎮靜多了。他們的客廳雖然相當大，可是看見四個大人一塊兒闖了進來，他們也有點吃驚。巴克林立刻使他們鎮定下來，他用了一些古怪的句子把涅茲達諾夫，沙羅明，馬爾克羅夫三人逐一介紹了，說他們都是溫和的人，跟「衙門」沒有關係。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特別討厭「衙門」，那就是說，官場中的人。

◎ J. K. 拉瓦德爾（一七四一——一八〇一），瑞士詩人兼神祕家，面相術之首倡者。

——譯者。

時南都立亞被她哥哥喚了進來，她比蘇波米夫夫婦更慌張，更講禮貌。夫婦兩人說着同樣的句子同時請客坐下，問他們要喝茶還是喝可可，或者菓汁汽水？可是他們聽罷客人什麼都不要，因為已經在商人加魯席金家中吃過中飯很久了，不久又要到那兒去吃飯，他們也就不勉強客人，兩個人完全一樣地把兩手交叉地放在肚反上，跟客人談起話來。

起初大家談話都不起勁，不過他們漸漸地談出興致來了。巴克林講起果戈理寫的那有名的故事，說一個警長忽然進了一個已經裝滿了人連一筆別針也落不下地來的教堂，一隻錫頭也跟這位警長一樣地進到他的肚裏去，這兩個老人聽了非常高興；他們笑得連眼淚都流下臉頰來了。他們的笑法也是完全一樣的：他們突然尖聲叫起來，最後便咳一聲嗽，臉也掙紅了，並且冒着汗。巴克林早就看出來了，果戈理的故事向例會使蘇波米夫夫婦一類的人發笑的，不過他現在的目的還不在使他們兩位開心，倒是要多他們來向他的朋友們誇耀，因此他改變了他

◎嘉爾納特夫人譯本作「市長」，——譯者。

◎嘉夫人譯本作「對蘇波米夫夫婦這般的人果戈理的故事會生出一個很有力的並且似乎還是感動的力量」。——譯者。



的戰略，設法使這一對老人不久就談笑自若了，並且談得很高興。浮木席加把他心變的那個木  
雕的鼻煙壺拿出來給客人們賞鑒，在這上面從前還可以看出三十六個人像，做着種種的姿勢；  
這些人像現在早已消失了，可是浮木席加還看見他們，並且能够把他們指着——數出來。「看  
，」他說，「這兒的一個正在看窗外；您看見嗎，他把頭伸了出去！……」他用他那帶長指甲  
的肥短指頭指着的地方跟鼻煙壺①的別的地方沒有一點不同，都是一樣的光滑。過後他又要客  
人看他頭上掛的一張油畫，畫上有一個側面②獵人正騎着一匹淺栗色馬在積雪的平原上馳騁。  
獵人戴着一頂白羊皮藍軟高帽，身上穿着一件天鵝絨滾邊的駱駝毛外衣，腰間束了一條金帶，  
一隻繡花緞子手套插在帶間，一把柄上飾着銀黑兩色③的匕首掛在手套旁邊。這個獵人看起來  
很年青，並且身體很強壯，他一隻手裏拿着一個飾着紅襪子的大角，另一隻手捏着繫繩和馬  
韉。馬的四隻腳全懸在空中，畫家很小心地在每隻腳上畫出了蹄鐵，連釘子也不會漏掉。「請

註釋  
① 獵人譯本此處多一「蓋」字。——譯者。

註釋  
② 郭沫若先生譯本根據德文譯本轉譯，改稱「新時代」，作「銀酒上面有黑色的玻璃的  
花紋」。——譯者。

看，「浮木席加說，一面用他那短的手指指著馬腿後面白地上的四個半圓形的點子，「雪上的脚印——，連這些也畫進去了！」可是爲什麼只有四個脚印——爲什麼再往後一些就看不見一點脚印呢——對這一層浮木席加便沒有話講了。

「並且您知道這就是我，」他停了一下，又帶着謙和的微笑加上一句。

「真的！」涅茲達諾夫叫道，「您還打獵嗎？」

「我打獵的……不過並不久。有一回馬跑得很快把我摔了下來，傷了我的「苦爾拍」(Kurpav)，非木席加駭壞了……她不讓我再去打獵。我從此就不再幹這種事情了。」

「您傷了什麼呢？」涅茲達諾夫問道。

「苦爾拍，」浮木席加放低聲音再唸了一遍。

他的客人們互相望著，沒有人知道「苦爾拍」是什麼一種東西；只有烏爾克羅夫知道哥薩克人或塞加西亞人帽上的襪子叫做「苦爾拍」，可是浮木席加怎麼會傷到牠呢？然而誰也沒有勇氣再問他這個字眼指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好，你既然講過你自己了，」非木席加突然說，「我也要來講講我的事。」

她走到一張小小的古式書桌前面，這書桌的脚是小而彎曲的，桌面上有一個圓拱形的蓋子

，打開的時候可以把牠推進桌背裏面去，他們通常都把這書桌叫做「bonheur d'un jour」（法語：目前的幸福）；這時她打開了牠的蓋子，拿出一張嵌在橢圓形銅框裏的水彩畫像。這是一個裸體孩子的縮小的畫像，年紀在四歲左右，肩上放着一個箭袋是用胸前束的一根淡青色絲帶繫住的，她正用她的小小的指頭去摩那箭尖。這孩子有一頭鬚髮，臉上帶着笑，稍稍有點斜視。非木席加把畫拿給她的客人們看。

「這是我！」她說。

「您？」

「是的，我。我小時候的。那時有一個法國畫家常常來看我父親，他是個很出色的畫家！他在我父親的生日畫了這張畫給我父親。那是一個多漂亮的法國人！他後來還常常來看我們。他來的時候，行禮行得真漂亮，並且還要吻你的手，他走的時候總要吻他自己的指尖，姿勢也是非常漂亮，並且還要向左右前後鞠躬！他是個多可愛的法國人！」

客人們都稱讚這個畫家的作品；巴克林甚至承認他看出了幾分的相似處。

◎依據萬人叢書本。——譯者。

浮木席加便談起目下的法國人來，他沒表意見說，他們全變得壞了。

「你爲什麼這樣想呢，浮瑪，拉弗林吉葉維奇？」

「爲什麼，你只看看他們目前起的那些名字就知道了！」

「那麼舉個例吧？」

「例如諾贊——陳——羅朗——這是道地的強盜的姓名！」

浮木席加偶然問起：「目下在巴黎當政的是誰？」

他們告訴他是「拿破崙」，他似乎大吃一驚，並且現出不高興的神氣。

「怎麼？一個這樣老的人！」他說，馬上又閉了嘴，帶着不安的神情向四周看了一眼。

浮木席加的法文程度很差，他讀的是雷爾著作的譯本（他床頭藏着一部德第德譯文

的鈔本，是放在一個藏珍物的匣子裏面的），可是他有時候會講出這樣的話來：「親愛的先生

即諾讓·聖·羅勃（Nogent Saint Loran）之說讀。——譯者。

依據萬人叢書本。浮木席加把拿破崙三世當作拿破崙一世了。——譯者。

Grand de 服爾德爾的小說。——譯者。

，那是 *Ferme Perdue* ！」（他意思是說「可疑」，「不確」。）引起了許多人的嘲笑，後來他遇着一位博學的法國人，纔知道這是一七八九年以前法國的一句舊的議會用語。

非木席加看見話題轉到了法國同法國人上面來，她便鼓起勇氣，發出一個在兩心裏悶了許多時候的問題。她起初想問馬爾克羅夫，可是他板着脸，神情很不好看；她又想問沙羅明……

……可是不！她覺得他是一個尋常的人，他一定不懂法國話。所以她向茲諾夫發問。

「親愛的先生，我想請教您一件事，」她說，「請不要見怪！我的親戚西拉·參孫尼奇常常笑我，笑我這個舊式女人沒有知識。」

「爲什麼呢？」

「我說，倘使我要問：『這是什麼？』用法國話說，是不是：『格舍格格舍拉？』」

「是的。」

「也可以說：『格格舍拉！』」

「Qu'est-ce que c'est que Cola? — ?」

「C'est ce que c'est?」

「是的，可以。」

「簡單說：「格舍拉？」」

「是的，也可以這樣說。」

「意思都是一樣的嗎？」

「是的。」

非木席加沈思了一會，便舉起手來。

「哦，西拉席加，」她後來說，「我錯了，你是對的。可是這些法國人！……；他們多聰明！」

巴克林開始要求這對夫妻給他們唱點什麼短歌……兩個老人都笑起來了，他們奇怪他怎麼會起了這樣的念頭；可是他們不久也就同意了，只是提出一個條件要時南都立亞彈大鋼琴給他們伴奏，——她知道彈什麼的。在客廳的一個角落裏有着一架小小的鋼琴，客人們先

○Ocu oi: coia?

○萬人讚賞本作「小瑟。」——譯者

都沒有注意到。時南都立亞在這個「大門絲琴」前面彈了幾下。……：像這樣的沒有牙齒的、  
獸的、枯槁的、錯亂的音調，涅茲達諾夫一生從沒有聽過；可是兩個老人立刻唱了起來。

「甯道只是爲了感受

藏在愛情中的痛苦，」

浮木席加先唱道，

「上帝總給了我們

一顆求愛的心？」

「難道在這世界上，」

非木席加接濟答道，

非木席加插嘴道。

「真有一顆熱愛的心，」

「他永沒有一點悲傷和苦痛？」

「不能！不能！」

「上帝靈驗了！」

浮木席加插嘴道。

「不能！不能！」

「上帝靈驗了！」

非木席加跟着唱了一遍。

「痛苦原是愛情的一部分，」

「痛苦原是愛情的一部分，」



永遠，永遠如此！」

他們兩人合唱道。

「永遠，永遠如此！」

浮木席加單獨重複了一句。

「好極了！」巴克叫道；「那是第一節，現在唱第二節了。」

「自然哪，」浮木席加答道；「只是，時南都立亞，琴瑟諾夫那，顫音怎樣了？這一節後面應當有一段顫音才成。」

「好約，」時南都立亞答道，「我就給您彈起顫音來。」

浮木席加又唱：

「世間可曾有戀愛的人

他不知道痛苦和愁悶？

又「誰真誠戀愛

而不悲哭呻吟？」

萍木席加接下去唱道：

「心在愁悶中搖蕩，

像小舟漂在大洋，

這都是爲了什麼？」

「爲痛苦！爲痛苦！爲痛苦！」

萍木席加叫道，他停了一下，等着南都立亞彈出頭音來。

時南都立亞彈了頭音。

浮木席加又唱了一過。

隨後是兩人合唱：

「上帝，請把我心拿去，

拿去，拿去，拿去我這顆心！

拿去，拿去，拿去我這顆心！」

唱完了，又拿了一陣韻音煞尾。

「好極了！好極了！」除了馬爾克羅夫外，客人全叫起來，他們都拍了稱讚。

「難道他們不覺得自己像丑角嗎？」掌聲停了以後涅茲諾夫立刻想道，「也許他們不覺得，也許他們覺得，不過他們以為：『這有什麼害處呢？我們又不是來客人，的確，我們是做來娛樂別人的！』要是這樣看法，他們就是對的，完全全對的！」

他這樣想着，便突然對他們表示起謝意來。他們只是欠身答禮，並沒有離開他們的椅子。

……可是在這時候從隔壁屋子（也許是一間寢室，也許是僕婢室，早就有微語聲和響動聲從那兒傳出來了）裏矮婢普弗加走了出來，老保姆瓦西里葉夫娜在後面跟着。普弗加尖聲叫起來，並且做着種種怪相，老保姆時而制止她，時而又鼓勵她。

馬爾克羅夫早已現出不耐煩的神情（沙羅明却比平時笑得厲害些），現在突然向着浮木席加發作起來。

「我想不到您，」他仍還板起臉孔說，「以您那種開明的見識（您不是一個服爾德爾的信徒嗎？）居然能够把一個可憐的東西——我是說殘廢——拿來取樂。」這時他記起了「克林的妹子，便把話噙住了；可是浮木席加紅了臉，訥訥地說：「您看……我沒有……她自己——」

普弗加跑到馬爾克羅夫面前。

「你怎敢講我主人的壞話？」她發音不清楚地叫道。「他們保護一個像我這樣的可憐東西，收容我，給我吃，給我喝，你就不高興嗎？我想你是妒忌別人的好運氣。你這黑臉孔的下賤東西，你看你那鬍子，就跟甲蟲的一樣，你從哪兒鑽出來的？」普弗加說到這兒，使用她那肥短的手指做着他的鬍鬚的模樣。瓦西里葉夫娜咧着嘴沒有牙齒的嘴發出一陣大笑，隔壁屋子

裏也起了響應的笑聲。

「自然我沒有資格來判斷您，」馬爾克羅夫對浮木席加說；「保護窮人跟殘廢的人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得對您說，過着奢侈的生活，貪圖舒服，縱使不會加害別人，卻不肯伸起一根指頭去幫助您的同胞，這也不是什麼好事；說老實話，我就瞧不起您這種德行！」

這時普弗加震耳地吼起來了。她不慣馬爾克羅夫在講些什麼；不過她知道這個「板面孔的人」在罵她的主人……他怎敢這樣！瓦西里葉夫婦也喃喃地講了些什麼。浮木席加抄着兩手，向着他的妻子，差不多帶哭聲地說；「非木席加，親愛的，你聽見這位先生的話嗎？你我都不是罪人，邪教徒，法和賽人……我們會圓套華，呵！呵！……我們應當給趕到街上去，拿一把掃帚去謀生活。呵哦！哦！」普弗加聽見這些悲痛的話，便叫得更響了。非木席加皺起眼睛，張開嘴，深深地吐着氣，準備讓話來報復。

要不是巴克林出來干涉，這事情不知道怎樣了結。

「這是什麼意思？老實說，」他說着，一面揮着手發出一陣大笑，「我奇怪你們自己不害羞嗎？馬爾克羅夫先生不過開一個小小的玩笑。可是他的陰孔生成這般嚴肅，因此他的話聽起來好像很厲害，你們便認真起來了！安靜些！葉非米亞·帕夫羅夫娜，親愛的，我們就要走了

，在走之前要請您給我們大家算算命。您在這方面很有本領。妹妹，你去把紙牌取來！」

非木席加看了她丈夫一眼，他好像完全安穩下來了，她也就放了心。

「拿紙牌來，」她說，「可是我已經全忘了，親愛的先生，我好久就沒有摩過牠們了。」

然而她還是自動地從時南部立亞的手裏拿過一副古怪的老式的紙牌來。

「我給哪一位算命呢？」

「哦，給每個人都算，」巴克林說；可是他心裏想道：「她真是一個好老婆婆！你可以隨便把牠玩來玩去……她，真是個可愛的東西！」他又高聲說：「給每個人都算，好婆婆，給每個人都算；講我們的命運，我們的性格，我們的將來……給我們講一切的事情！」

非木席加便動手洗牌，可是她突然又把整副牌拋在桌上。

「我用不着紙牌！」她大聲說。「我不要紙牌，也知道你們的性格。怎樣的性格就有怎樣的命運。這一位」（她指着沙羅明）「是一個冷靜剛毅的人。那一位」（她帶着威嚇的樣子指着馬爾克羅夫）「是一個激烈的、危險的人。」（普弗加向着馬爾克羅夫伸了一下舌頭。）

「至於您，」（她望着巴克林）「我不用對您說，您自己知道——是一隻風信雞。」至於這位先生——

她指着涅茲維諾夫，躊躇起來。

「怎樣呢？」他說；「請告訴我；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您是一個怎樣的人？……」非木席加慢聲唸了一遍。「您是一個可憐的人——再沒有

別的！」

涅茲維諾夫打了一個冷噤。

「可憐！爲什麼呢？」

「呵，我憐憫你——就是這一句話。」

「可是爲什麼呢？」

「爲什麼！我的眼睛這樣告訴我的。您以爲我是個傻瓜嗎？不管您有一頭紅頭髮，我還是

比您聰明……我憐憫您……這就是您的命運！」

衆人都不做聲……他們互相望了一會，沒有一個人講話。

「好吧，再見，親愛的朋友，」巴克林大聲說。我們就擱了這麼久，一定把你們煩死了。

◎ 他沒有定性，容易改變，就像隨風轉向的風信雞。——譯者。

這幾位先生得告辭了……我要跟他們去。再見吧，謝謝你們的款待。」

「再見，再見，請再來。不要客氣，」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齊聲叫道……過後浮木席加突然像唱疊句似地拖長聲音叫起來：

「長，長，長生不老。長……」

「長，長生，」卡立奧比奇開門讓這幾個年青人出去的時候，他完全出人意外地用他那男低音跟着唱道。

四個人突然走到這短胖的小宅子門前的街上了；普弗加的尖叫聲從窗裏透了出來：

「傻瓜！傻瓜！」

巴克林大笑起來；可是沒有一個人響應他。馬爾克羅夫輪流把每個人看了一眼，好像他希望有人吐出一兩句怒罵似的。……

只有沙羅明還是照常地微笑着。



「好吧，」巴克林第一個開口說，「我們已經到過十八世紀了，現在讓我們跳進二十世紀去……加魯席金是那麼前進的人，我們不好把他算在十九世紀裏面。」

「怎麼，你認識他嗎？」涅茲達諾夫問道。

「他是個名滿全球的人；我說：『讓我們跳進，』我的意思是跟你們一塊兒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認識他嗎？」

「笑話！你認識我那一對孿哥嗎？」

「可是你給我們介紹了的。」

「好吧，那麼你介紹我就成了。你我之間不會有什麼秘密的，加魯席金又是個爽快的人。」

「你看着，看見多一個新人，一定很高興。我們在這兒S省裏也不大講究禮節！」

○萬人總書本作「我不以為你們會有什麼秘密商談，並且加魯席金又是一個好客的人。」

——譯者。

「不錯，」馬爾克維夫說，「這兒的人的確不客氣。」

巴克林搖搖他的頭。

「這大概是說我吧。……就讓牠去吧！我是應當挨罵的。不過我說，這位新朋友，請您把您那膽汁性引起的不高興的思想暫時拋開一下！最要緊的——」

「您先生，這位新朋友，」馬爾克維夫生氣地打岔道，「讓我告訴您，這算是一個忠告，我從來沒有跟人開過玩笑，今天更受不了！您怎麼會知道我的氣質呢？我記得我們見面並不久——今天還是第一次。」

「够了，够了，不要動氣，不要發誓。您不說我也相信您，」巴克林大聲說，他又向着沙羅明：「哦，您，那位明眼人非木席加親口說您是個冷靜的人，您的確有點鎮靜，請問我不是有一點叫人不愉快，或者亂鬧玩笑的心思？我只求你們帶我到加魯席金那兒去；並且我不得罪什麼人的。馬爾克維夫先生有濺膽汁性，這又不是我的錯。」

沙羅明起初聳了聳一隻肩頭，過移又聳另一隻肩頭，這是他的習慣，他不能夠馬上決定怎樣回答別人的問話時，他總是這樣的。

「不用說，」他後來說，「巴克林先生，您不會得罪什麼人，您也沒有那樣的心思；您爲

什麼不能夠到加普席金家裏去呢？我想，我們在那兒也會跟在您親戚家裏一樣地過得很愉快，並且還是一樣地有益處。」

巴克林用指頭指點着他。

「呵！我看您也不懷好意的！不過您也要到加普席金家裏去，是嗎？」

「自然我要去。反正今天這一天是花掉了。」

「好吧，那麼，*ou s'en va-tu, bourgeois*（法語：向前，開步走），到二十世紀去！到二十世紀去！涅茲達諾夫，你是個前進的人，你來帶路！」

「很好，我們走吧；只是你不要老是講一樣的笑話，免得我們以為你的材料快用光了。」

「不會光的，還有很多留着來伺候你們呢！」巴克林快樂地答道，他急急地走到前面去了，據他自己說，他不是雀躍地走去，他是一顛一跛地走去的。

「這個人倒很有趣，」沙羅明說，他挽着涅茲達諾夫的手走在巴克林的後面：「要是他們把我們全送到西伯利亞去——還是上帝不容許的——至少還有一個人來給我們開心的！」

馬爾克諾夫默默地走在最後。

這時在商人加普席金的家裏人們正用盡方法安排一頓「*le dîner*」（法語：精美的）午餐。有

一樣極油膩、味道極不好的油湯；還有種種的 *Hotels Canada*（法語：熱餅）和 *Bruchee*（法語：煮肉片）——（加普席金雖是一個「舊信仰」，他却站在歐洲文化的尖端吃法國菜，還備了一個法國廚子，這廚子却是因爲不清潔的緣故被一個俱樂部開除了的）；最重要的是拿出了幾瓶香檳酒放在冰裏凍着。

主人玩着他特有的那些拙劣的花樣來歡迎這幾個年青客人。急忙的舉動和接連的傻笑。果然不出巴克林所預料，他看見他（巴克林）時非常高興；他問他們：「我想他是我們的一個朋友吧？」可是他不能回答又自己嘆起來：「不用說他一定是的！」過後他便告訴他們及他剛剛從那個「老頑固」總督那兒回來，總督老是拿什麼見鬼的慈善機關的事情麻煩他……加普席金究竟是在誇耀他晉見了總督的光榮呢，還是高興自己居然在前進的年青人面前罵了總督，這一層是很難說的。隨後他又把他先前約定的那個新同志介紹給他們。新同志原來就是這天早晨來傳口信的那個頭髮光滑，面帶病容，狐狸面孔，長頸項的小瘦子，加普席金的書記，加普席金叫他做瓦西亞。「他不大愛講話，」加普席金同時把五根指頭伸出來指着他說，「可是對我們的運動是非常忠心的，」瓦西亞只是鞠躬，紅臉，閃閃眼睛，露齒笑笑，他做這這些難看，把別人弄得莫名其妙起來，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粗鄙的呆子呢，還是一個十足的流氓惡棍。

「請用飯吧，各位，請用飯吧。」

他們先在食器架上隨意拿了一點開胃的東西吃了，隨後在席前坐下來。剛喝過了湯，加魯席金便吩咐人開餐檯。凍結了的酒一團一團地從頸滴到杯裏。「祝我們……我們的事業！」加魯席金嚷道，他向着用人站立的方向眨眨眼，點點頭，好像在告誡他們，在外人面前應當小心盡責！新同志瓦西羅還是不講話，他坐在他的椅子邊上，始終做出謙卑的樣子，這跟他老闆所說的他非常忠心的信仰完全不調和，不過他對喝酒的事倒是極熱心的！……別的人却在談話，這是加魯席金同巴克林兩人；尤其是巴克林。涅茲達諾夫心裏很煩；馬爾克諾夫帶着十分惱怒的神情，他跟在蘇波采夫夫婦家裏時一樣地惱怒，不過方式不同罷了；沙羅明在旁邊留心觀察着。

巴克林自己也很快樂！他那聰明的談吐使得加魯席金非常高興，加魯席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個「小獍子」不停地在他隣座的涅茲達諾夫的耳邊講着批評他、加魯席金的最不中聽的話！他還以為巴克林是一個好貨，可以受他保護的……他喜歡他，一半還是因為這個緣故。櫻林巴克林坐在他旁邊，他一定要點點他的肋骨，拍拍他的肩膀；現在他只好隔着桌面向他眨眨眼，點點頭……可是在他跟涅茲達諾夫的中間第一是坐着馬爾克諾夫，就像一片烏雲似的，其

次還有沙羅明。然而巴克林每講一句話，加魯席金總要大笑一次，他甚至沒有聽見話就先笑起來，並且拍自己的肚皮，露出他那帶青色的牙齦。巴克林不久就看出來他要聽些什麼話，於是開口罵起一切來，（這是他最擅長的）——一切的事無一切的人都罵到了；保守黨，自由黨，官吏，律師，法官，地主，縣參議會，省議會，莫斯科同彼得堡！

「是，是，是，是，」加魯席金插嘴說；「不錯，不錯！譬如我們這兒的市長，就是一隻不折不扣的驢子！一個不可救藥的笨蛋！我跟他講了一兩件事情，可是他一句話也不懂；他跟我们那位總督一模一樣！」

「您那位總督是一個傻瓜？嗎？」巴克林問道。

「我對您說他是一隻驢子！」

「那麼您注意到沒有，他是用喉音講話，還是用鼻音講話？」

「您這是什麼意思？」加魯席金有點莫名其妙地問道。

「什麼，您不知道嗎？在俄國我們的高等文官全用喉音講話；我們的高等武官全用鼻音講話；只有最高級的官員纔同時用喉音跟鼻音講話的。」

加魯席金笑到眼淚都掉下來了。

「是，是，」他訥訥地說，口水潑起來了，「他用鼻音講話……他是個武官！」

「哼，你這笨蛋！」巴克林心裏想道。

「在我們這兒什麼都是腐敗的，不管你走到哪兒，都是一樣，」加魯席金停了片刻又嘆起  
來。「什麼都是腐敗的，什麼都是！」

「挺可尊敬的卡比東·安得烈以奇，」巴克林鼓舞地說——（他剛剛對涅茲達諾夫低聲說  
過：「他爲什麼只是動他的胳膊，好像他的上衣胳膊窩下太緊了似的？」）——挺可尊敬的卡  
比東·安得烈以奇，信我的話，姑息的辦法現在是不中用了！」

「誰說姑息的辦法！」加魯席金突然止住笑，帶了一種兇暴的表情大聲叫起來，「現在只  
有一件事情：全都連根拔起！瓦西亞，喝呀，你這醜態的狗，喝呀！」

「我在喝呢，卡比東·安得烈以奇，」書記答道，他把一杯酒吞下喉嚨去了。

加魯席金也喝了一杯。

「他是怎麼忍下去的呢？」巴克林低聲對涅茲達諾夫說。

「他已經習慣了！」涅茲達諾夫答道。

可是喝酒的不只書記一個。漸漸地衆人都有酒意了。涅茲達諾夫，馬爾克羅夫，甚至沙羅

明都漸次談起話來。

涅茲達諾夫起初懷着一種厭惡的心情，一種怕他自己的心情，因為他不忠於他的性格，不做一點事情，他說現在不再是講空話的時候了，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他甚至說到他們的基礎已經穩固了！後來他一點也不覺得自相矛盾，却要求他們指出來目前有什麼真正的實際的要素是他們可以依賴的，——他說他一點也不見。社會的同情和人民的了解，他們都沒有得到。

不用說，沒有人回答他；並不是因為回答不出來，卻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打算。馬爾克羅夫講起話來老是離不掉他那嘶啞的、含怒的、單調的聲音（「就好像他在切捲心菜似的，」巴克林說）。他究竟在講些什麼，這是不十分清楚的；在他短短地停頓一下的時候，可以聽見「砲兵」這個字眼……他大概在說他所發見的砲兵組織的缺點。德國人同副官彷彿也插進來了。連沙羅明也說等待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束手空等，一是一邊等，一邊把事物向前推動。

「緩進派對我們沒有好處，」馬爾克羅夫不高興地說。

「以前的緩進派都是從上面做起的，」沙羅明說：「我們要從下面做起。」

「沒有用，見他的鬼，完全不中用！」加魯帝金粗魯地打岔說：「我們應當馬上動手，馬



上！」

「那麼您想從窗裏跳出去嗎？」

「我要跳出去！」加魯席金咆哮道。「我要，瓦西亞也要！我只要對他講了，他就要跳出去的！喂，瓦西亞？你要跳的，是不是？」

書記喝了一杯香檳。

「卡比東·安得烈以奇，您到哪兒，我也跟到哪兒。我不敢跑開的。」

你還是不跑開的好！不然我會把你弄成肉末的！」

不到一會兒功夫，照這些醉漢的說法，這兒就成了一座「道地的巴別塔。」<sup>①</sup>叫轟同呼喊響成了一片。

字眼就像在仍帶暖意的秋日空氣中迴旋飄舞的初雪一樣，牠們在加魯席金飯廳的暖熱空氣

①從前有人想建造一座塔頂通天的高塔，後因口音變亂，言語不通，便中止了。那個城名

叫巴別，塔便叫巴別塔。巴別是變亂的意思。見聖經，民數記。這里用來比喻混亂騷擾的狀態。——譯者。

裏起落，推擠——這是各種各類的字眼，如像進步，政府，文學；租稅問題，教會問題，婦女問題，法庭問題；古典主義，寫實主義，虛無主義，共產主義；國際的，僧侶的，自由的；資本，行政，組織，團體，甚至結晶！這正是加魯席金喜愛的；在他看來這種喧鬧就是真正的東西。他勝利了。『我們在這兒！讓開路，不然我要殺掉你！……卡比東·加魯席金來了！』書記瓦西亞後來喝得大醉，一個人吃吃地笑着，並且跟他面前的盆子講話，突然裏中了魔似的大聲叫起來：『這個學堂是什麼倒楣的東西呢？』

加魯席金，突然站起來，抬起他的深紅色的臉，在他這臉上粗暴和傲慢的表情中還奇怪地添雜了一種類似暗中疑懼甚至恐怖的表情，他叫吼起來：『我再犧牲一千吧！瓦西亞，去拿來！』瓦西亞低聲答道：『他拿來了。』

巴克林臉色蒼白，滿頭是汗（他在這最後一刻鐘裏面，醉得跟瓦西亞一樣），他突然從座位上跳起來，把兩手舉得高過了頭，斷斷續續地叫道：『犧牲！他說過，犧牲！阿，神聖的字眼給污辱了！犧牲！沒有一個人敢引高到你面前，沒有一個人能夠執行你交給他的任務，至少我們這兒幾個人是不成的——這個笨蛋，這個可憐的錢包，張開牠的大肚皮，漏出一點盧布來，便高聲叫着：『犧牲！』他還想別人給他謝，他還帶着一頂桂冠！——這個無恥的流氓！』

加魯席金或是沒有聽見巴克林的話，或是聽了沒有懂他意思，再不就是把這番話當作笑話看，因為他笑着又叫起來：「不錯！一千盧布！卡比東·安得烈以奇的話是神聖的！」他突然把手伸進他的邊袋裏去。「錢在這兒，這是現款！裝到袋裏去吧；不要忘了卡比東！」他每次醉到某種程度時，就會像小孩一樣用第三人稱稱呼他自己。涅茲達諾夫把他丟在那張給酒弄灑了的桌布上的鈔票拾了起來。現在用不着等待什麼了，並且時間也不早了，他們都站起來，拿起各人的帽子走了。

他們到露天裏，大家都覺得有點頭暈，特別是巴克林。

「喂，現在我們往哪兒去呢？」他吃力地勉強說了這一句。

「我不知道你們要往哪兒去，」沙羅明答道；「我要回家了。」

「到您的工廠嗎？」

「是的。」

「這時候，在半夜，還走去嗎？」

「爲什麼不呢？這兒既沒虎狼，沒有土匪，我的腿又沒有毛病，可以走路。夜裏走路倒涼

快。」

「可是我說，有四哩路呢！」

「再遠些我也不在乎。朋友們，再見！」

沙羅明扣好上衣，拉下便帽蓋到前額，點燃一根雪茄，邁着大步走了。

「你往哪兒去呢？」巴克林又問涅茲達諾夫。

「我到他那兒去，」涅茲達諾夫說着，指了指馬爾克羅夫，馬爾克羅夫抄着兩手，動也不動地站在一旁。「我們有馬跟車子。」

「呵，好極了……我呢，好孩子，我到「綠洲」去，到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那兒去。好孩子，你知道我要對你講些什麼話？這兒那兒都是荒唐……只是十八世紀的荒唐比二十世紀的荒唐更接近俄國人的性格。各位，再見；我喝醉了，不要跟我生氣。讓我再講一件事！世上再找不出一個比我妹子時南都立亞更良善，更好的女人，你看見他是什麼——一個駝背，並且名叫時南都立亞。世界上的事常常是這樣的！她應當起這樣的一個名字。你知道聖時南都立亞是誰麼？這是一個貞女，她常常去探監牢，給犯人醫傷治病。好，再見！再見，亞歷克塞——可憐

的人！還有您，您稱自己做一個軍官……嗚！憤世家！再見！」

他偏偏倒倒地跛行着，向着「綠洲」走了，馬爾克羅夫阻涅茲達諾夫兩人便到他們寄放馬車的驛站去，吩咐把馬套好，半個鐘點以後，他們便坐在車裏沿着公路去了。

...

...

...

...

...

...

...

...

...

...

...

...

...

...

天空層雲低垂，天色雖然還沒有黑盡，前面路上蜿蜒的車跡還看得見，可是兩旁的景物都已變得模糊了，每一樣東西的輪廓混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塊。這是一個朦朧、不定的夜晚；潮溼的急風一陣一陣地吹過，送來大片田裏的麥香和雨的氣味。他們走過那作為界標的小棚林，得轉非側路去時，車子走得更吃力了；狹窄的車路有時簡直看不出來……車夫把車子趕得更慢了。

「我盼望我們不要迷路纔好，」涅茲達諾夫說；他一直沒有講過話。

「不，我們不會迷路的！」馬爾克羅夫答道。「一天不會有兩樁禍事。」

「那麼第一樁禍事是什麼呢？」

「什麼？我們白白地花掉了一天的時光——難道你倒不在乎嗎？」

「不錯……不用說……那個可怕的加魯屈金！我們不該喝那麼多的酒。我的頭現在痛得……

……厲害。」

「我不是說加魯席金；無論如何他給了我們一點錢，因此，我們的拜訪至少不是毫無所獲

！」  
「那麼你不是懊惱巴克林把我們引到他的……他叫他們做什麼呢——哦鸚哥那兒去吧？」

「那用不着懊惱……也用不着歡喜。我對這種瑣碎事情不會感到興趣的……我沒有把牠當作鬧事。」

「那麼是什麼呢？」

馬爾克羅夫不回答，他只是往角上稍稍退了一點，好像他要把自己隱藏起來似的。涅茲達諾夫不清楚他的面貌；只有他的唇鬚像一條橫的黑線現了出來；可是打從這天早晨起涅茲達諾夫就知道馬爾克羅夫心裏有一種隱秘的不快——還是不要觸到他這個地方的好。

「對我講吧，賽爾該·米海羅維奇，」他停了好一會又說，「你真正佩服基斯立亞科夫先生的信札嗎！——就是你今天早晨給我讀的那些？你知道——原諒我不客氣地說——那簡直是胡說！」

馬爾克羅夫昂起頭來。

「第一層，」他含怒地說，「你對這些信的見解，我完全不同意。我覺得牠們是很了不起



的……並且是很誠實的！第二層，基斯利亞科夫在做工作，並且很勞苦，不只這個，他還有信仰；他相信我們的事業，他相信革命！我得告訴你一件事，亞歷克賽·狄米特里奇，我覺得你對我們的事業很冷淡，你並不相信牠！」

「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呢？」涅茲雅諾夫慢慢地問道。

「什麼？你講的每一句話，你整個的行爲！譬如今天在加魯席金家裏說沒有看見我們可以依賴的要素的人是誰呢？你！又是誰愛我們指出這些要素來呢？你！並且在你那個朋友，那個醜八怪，那個小丑，巴克林先生，兩眼朝蒼天說，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能够犧牲自己的時候是誰擁護他呢，是誰點頭贊成呢？那不是你嗎？你高興這些什麼，高興這些什麼都隨你。……那是你的事……可是我知道有些人能够把生活裏面一切美麗的東西全都捨棄，連愛情的幸福也不要，只求跟他們的信仰出力，忠於他們的信仰！你呢……你不能够做到這樣，至少在今天！」

「今天？爲什麼單單今天呢？」

「呵，爲了上帝的緣故，不要裝假了，你這個幸福的冬緩，你這個戴羅宋紅冠的情人！」

「馬爾克羅夫叫道，他把車夫完全忘記了，車夫雖然沒有從坐台上掉過頭來，卻能够聽清楚他們講的每一句話。不過在這時候他實在專心在看路，顧不到坐在他後面的先生們的爭論了，他



我並不奇怪你對我們的職業不熱心；我再說一遍，你心裏有別的心事。我還要說，至於我，女孩子的心裏想些什麼，誰又預先猜得出來呢，她們想望的是什麼，誰又能夠明白！」

「我現在懂你的意思了，」溫茲達諾夫說，「我知道你的苦惱，我也猜得出來誰在偵探我們，趕快來告訴你……」

「這也不是靠着什麼功勞，」馬爾克羅夫繼續往下說，他做出沒有聽見溫茲達諾夫的話的樣子，並且故意把每個字音拖長，彷彿在唱歌似的，「並不是身心兩方面有特出的地方……不！這只是……一切私生的孩子……一切……私生子的霉爛的運氣！」

這最後的一句話，馬爾克羅夫是急急地說出來的，他說了馬上就像癱了一樣不作聲了。但茲達諾夫在黑暗中覺得他自己的臉孔完全發白了，他臉上升起了一陣拘攣。他差一點控制不住自己要跳過去抓住馬爾克羅夫的咽喉了。……「這個侮辱必得用血，用血來洗去……」

「我找着路了！」車夫叫起來，他在右側輪旁邊出現了。「我弄錯了一點，朝左邊轉得太多了……現在不要緊了！我們不久就會到了；前面還沒有一哩路。請好好坐着！」

他爬上了坐台，從馬爾克羅夫的手裏接過了韁繩，拉轉轅馬的頭。車子猛烈地震動了兩下，便更不穩地向前走了，黑暗好像在分開，並且在往上昇，一片烟雲從煙囪裏緩緩地昇了起來。

，前面現出一座小山。隨後一線光亮閃爍……又消失了……又現出一線燈光……一隻狗叫了起  
來……

「我們的房屋了，」車夫說；「喂，快走，我的小乖乖！」

燈光愈來愈多了。

「你既然這樣地侮辱了我，」涅茲達諾夫後來終於說了，「你一定會明白，賽爾該。米海羅維奇，我不能够在你家裏過夜了；所以，雖然我覺得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也只好求你，到了你家裏的時候，把你的馬車借給我，讓我回到城裏去；明天我可以找到車子回家；以後你會得到你一定在盼望着的消息。」

馬爾克維夫並沒有即刻回答。

「涅茲達諾夫，」他突然用一種低的絕望的聲音說，「涅茲達諾夫！爲了上帝的緣故，求你到我這裏去吧，就是叫我跪下來，求你饒恕也成！涅茲達諾夫！忘記吧……亞歷克賽！忘記，忘記我那些廢話吧！呵，誰能够知道我是多麼可憐呵！」馬爾克維夫用拳頭打自己的胸膛，從那兒彷彿發出了一聲呻吟來。「亞歷克賽！大量點！把你的手給我！不要不饒恕我！」

涅茲達諾夫帶點遲疑地伸出手來，——馬爾克維夫把他捏得緊緊的，他差一點叫出聲來了，

馬車停在馬爾克羅夫的宅子的台階前面。

「聽我說，亞歷克賽，」一刻鐘以後，馬爾克羅夫在他的書房裏對涅茲達諾夫說……「好兄弟，」他接連用這種熟習的、親密的稱呼喚他，他對這個他知道是他的勝利的情敵，他剛剛惡毒地侮辱了的，他先前還想殺死的，還想撕成片片的人，示這樣意外的親熱，在這親熱裏面有着一種永遠的捨棄的意味，一種謙卑的、痛苦的懇求，還有着一種權利的主張……涅茲達諾夫承認這個權利，並且開始用同樣熟習親密的調子同他談起話來。

「聽我說，亞歷克賽！我剛纔說過，我拋棄了戀愛的幸福，我捨棄了一切，只求給我的信仰出力……這是廢話，吹牛！我從沒有得到過那一類的東西，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捨棄的！我生下來是不幸的，這一輩子也會是不幸的……也許這倒是應該如此。既然我得不到愛情，我就不得不去注意別的事！既然你能够把兩樁事情合在一塊兒……能够愛，能够被愛……同時又能夠給事業出力……呵，你是一個幸福的人！我妒忌你……可是我自己……辦不到。我不能够。你是幸福的！你是幸福的！我不能够！」

馬爾克羅夫放低聲音說了這些話，他坐在一把矮椅上，埋着頭，兩隻手無力地垂在腰間。

涅茲達諾夫站在他面前，沈在一種恍惚的注意裏，雖然馬爾克羅夫說他是一個幸福的人，可是他看起來並不像是幸福的，並且自己也不覺得幸福。

「我年青的時候給人騙了，」馬爾克羅夫繼續說；「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可是她把我丟開了……她爲了誰呢？爲了一個德國人！爲了一個副官！而瑪利安娜……」

他閉了嘴。……這是他第一次說出她的名字，這個名字彷彿燒着他的嘴唇似的。

「瑪利安娜沒有欺騙我；她明白地對我說她不喜歡我……她怎麼會喜歡我呢？好，她已經委身給你了……好，這有什麼關係呢？她不是自由的嗎？」

「呵，停一下，停一下！」涅茲達諾夫嚷道，「你在講些什麼？她委身？我不知道你妹子給你寫些什麼；可是我對你發誓……」

「我不是指肉體的意思；可是她在精神上已經委身給你了——她拿她的心，她的靈魂給你了，」馬爾克羅夫打岔說，涅茲達諾夫的驚呼顯然給了他一點安慰。「她做得不錯。至於我妹子呢……她自然沒有傷害我的心思……至少她對我這種事情並不關心；可——她一定恨你，也恨瑪利安娜。她並沒有說謊……可是，不用再講她了！」

「是的，」涅茲達諾夫想道，「她恨我們。」

「一切都是往很好的方面走的，」馬爾克羅夫說，他的坐的姿勢也沒有改變一點。「最後的退路都已經給我截斷了，現在再沒有什麼可以妨害我的了！不用去管加魯席金是一個笨蛋；那是無關緊要的。至於基斯立亞科夫的信札……牠們也許是荒謬的，可是我們得考慮最重要的事情。照他說來，一切都準備好了。也許你不相信吧？」

涅茲達諾夫沒有回答。

「也許你是對的，不過你知道，要是我們等着一切，完完全全地一切，都準備好了纔動手時，那麼我們就永不會有動手的機會了。要是我們把所有的結果預先拿來考量一下，在牠們中間一定會看到壞的結果的。比如：我們的前輩計劃解放農奴的時候，他們能夠到解放的一個結果，却是產生了一個重利剝削的地主階級嗎？這種人把一摺腐爛的裸麥折合六個盧布，信給農民，却從他那兒拿回來——」（馬爾克羅夫彎起一根指頭）「第一，六個盧布的工作，此外還有」（馬爾克羅夫又彎起一根指頭）「整整一担上好的裸麥，隨後」（馬爾克羅夫又彎起

◎嘉西納特夫人譯本 A Quar e. 萬叢書 作 8 Fu h. 1. 都是說：「四分之一噸。」

譯者。

第三根指頭）「還要加上利息。實際上他們把那個農夫的最後一滴血都壓搾乾了。你得承認我們的解放者沒有能够在事前料到那個！即使他們料到了，他們沒有把所有的結果預先攷量一下，便去解放了農奴，他們也沒有算錯！所以我就下了決心了！」

涅達達諾夫用了疑問的、驚奇的眼光望着福克羅夫；可是他把眼睛掉開，望到角落裏去了。他皺着眉，閉着眼睛；他咬着他的嘴唇，嚼着他的唇鬚。

「是的，我下了決心了！」他又說一遍，一面用他那多毛的褐色的手打着他的膝頭。「我是一個頑固的人，你知道……我並不是白做了一半的小俄羅斯人呢！」

他便站起來，拖着他那彷彿站立不穩似的兩腿走到他的寢室去，過了一會，拿着一幅裝在玻璃小鏡框裏的瑪利安娜的畫像走了回來。

「你拿去吧，」他用一種悲痛的，抑又是堅定的聲音說；「我從前畫的。我畫得很壞；不過你看：我覺得這倒像她。」（這幅用鉛筆畫的側面像的確很像。）「兄弟，拿去吧；這是我最後的紀念品。跟着這張畫像我把所有的權利都讓給你了……我知道我並不會有過一點權利

◎他的母親是小俄羅斯（俄國西南部）人。——譯者。



……可是，你知道，亞歷克賽，一切！我把一切都給你，亞歷克賽……連她，好兄弟；她是個好……」

馬爾克羅夫把嘴閉上了；他的胸部的起伏是看得見的。

「拿去吧。你不跟我生氣嗎，亞歷克賽？那麼拿去吧。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用不着牠了。」涅茲達諾夫接過了畫像；可是一種奇特的感情壓了他的心。他覺得自己沒有權利收受這個禮物；他又覺得要是馬爾克羅夫知道了他心裏在想些什麼時，他（馬爾克羅夫）也許不會把這畫像送給他的。他把這張小心地裝在黑框裏貼在金色紙板上的小小圓形紙拿在手裏，他不知道怎樣做纔好。「我手裏捏的是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呢，」他想到。他明白馬爾克羅夫現在交出的是一個多大的犧牲，可是爲什麼，爲什麼單單給他呢？他應該把畫像交還嗎？不！那會是最大的侮辱了……難道這面貌不是他所珍愛的嗎？難道他不愛她嗎？

涅茲達諾夫帶了一點內心的憂懼把眼光掉向着馬爾克羅夫。……這個人是在看他，是在探索他的思想嗎？可是馬爾克羅夫又把眼睛掉向角落裏去，並且又在嚙他的脣鬚了。

老僕人手裏拿着一支蠟燭走進屋子裏來。

馬爾克羅夫驚了一跳。

「是睡覺的時候了，親愛的亞歷克賽！」他大聲說。「早晨會想得更悶到一點。明天我借給你馬，你可以回家去，再見吧，兄弟。」

「你也再見吧，老傢伙！」他突然掉向這個僕人，在他的肩頭拍了一下。「不要生我的氣！」

老人大吃一驚，差一點把蠟燭落在了地上，兩眼望着他的主人，在這雙眼睛裏露着一種跟他平日的陰鬱不相同、並且更厲害的表情。

涅茲達諾夫走到他屋子裏去。他覺得很不好受。喝過的酒還使他的頭在痛，耳朵裏鬧轟轟的響個不停，他就是閉着眼睛，也看得見眼前的閃光。加魯屈金，書記瓦西亞，浮木席加，非木席加在他面前不停地轉來轉去；遠遠地現着瑪利安娜的身影，她帶着懷疑的樣子，不肯走近來。這天他自己說過、做過的一切，他現在看來，都是完全虛偽的，做作的，都是多餘的，騙人的廢話……至於他應當做的事情，他應當努力實現的目標卻是在什麼地方都尋不着的，那是藏得很祕密，找不到的，那是埋在無底的深坑裏的……

他真想起床來，走到馬爾克羅夫那兒，對他說，「收回你的禮物，收回去吧！」

「呸！生活是多討厭呵！」他最後這樣叫了起來。

第二天早晨他走得很早。馬爾克羅夫已經站在台階上，身邊圍了一些農人。是他把他們召集在一塊兒的呢，還是他們自己走來的。涅茲達諾夫決定不了；馬爾克羅夫很簡單，很冷淡地跟他說了再見的話，可是在他看來，馬爾克羅夫好像要對農人們講一樁重要的事情似的。○。老僕人帶着他那憂鬱的表情在台階上走來走去。

馬車很快地便穿過了城區，牠進到鄉間以後馬上飛跑起來。馬還是一樣的，不過車夫、或者因為涅茲達諾夫住在闊人的公館裏，或者因為別的理由，想着多得一點酒錢……我們都知道車夫喝了酒，或者快有酒喝的時候，馬總是跑得極快的。

這是一個月六月的日子，不過空氣相當清爽。高高的雲片在天空飛過，一陣沒有變化的急風吹起來，在那被昨天的雨潤溼了的道路上揚不起一點塵土。楊樹因密着，帶了颯颯聲在風裏搖來搖去；一切都在動，都在搖蕩。遠處小山中鶉鶉的鳴聲越過草木暢茂的幽谷傳來，就像這

○萬人叢書本作「在涅茲達諾夫看來，馬爾克羅夫好像有什麼重要事情要對他講似的。」——譯者。

○萬人叢書本作「金鏈花。」——譯者。

鳴聲也有幾聲飛了過來似的。鷓鴣在日光裏晒羽；在那直的、赤裸的地平線上有一些像蒼蠅似的東西移動着——這是農人們第二次在耕他們的淡黃色的田。

可憐的濕茲達諾夫並沒有看見這一切的景象，他甚至不曾留意到他進了西北金的村子；是沉浸在自已的深思中了。

當他看見宅子的屋頂、樓房和瑪利安娜的窗戶時，他突然顫抖起來。「是呵，」他對自己說，一股暖流進到了他的心中；「他說得對，她是一個好女子，並且我愛她。」

這天下午，他終於看見了那所房子。這是一棟兩層樓的，屋頂是紅瓦的，牆壁是灰泥的。他走上前去，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女人出來了。她是一個好女子，並且我愛她。他看見了那所房子，這是一棟兩層樓的，屋頂是紅瓦的，牆壁是灰泥的。他走上前去，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女人出來了。她是一個好女子，並且我愛她。

第二天早晨，他終於看見了那所房子。這是一棟兩層樓的，屋頂是紅瓦的，牆壁是灰泥的。他走上前去，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女人出來了。她是一個好女子，並且我愛她。

涅茲達諾夫大忽忽換了衣服，去給科里亞上課。他在飯廳裏遇着西比雅金，西比雅金冷冷地對他說了一個躬，從齒縫間含糊地問了一句：「玩得愉快嗎？」便走進他的書房裏去了。這位政治家在他那多智謀的心裏已經打定了主意，等假期一完，馬上就把這個家庭教師送回彼得堡去，因為他「的確太革命了」，同時他還得小心監視着他。「Je n'ai pas eu la main neuve cote toi-ci」(法語：我這回可失敗了)，「他想到，不過」「j'aurais pu compter」(法語譯意：幸好我還沒有弄出大的亂子)。「瓦倫丁娜·米海維夫娜對涅茲達諾夫的感情却並不這麼消極，倒更是堅決。她現在簡直受不了他。……他——這個下賤的孩子——」——傷了她的驕傲。瑪利安娜沒有想錯：在塵土門外偷聽她與涅茲達諾夫講話的，正是瓦倫丁娜·米海維夫娜。……這位尊貴的太太並不以這種舉動為可恥。她在他出門的兩天裏面，雖然沒有對

◎原文作「帶着冷淡的禮貌。」——譯者。

她的「輕佻的」外甥女講出什麼來，却時時刻刻都讓她的外甥女明白，她是什麼都知道的；並且要不是她一半輕視她（瑪利安娜）又一半憐憫她的話，她一定會氣惱得不得了。……她只要看瑪利安娜一眼，或者對她講一兩句話，她的整個臉都現着壓抑住的內心的輕蔑的表情，她的眉頭也交織着譏諷同憐憫，揚了起來；她的美妙的眼睛帶了溫和勸告<sup>⊙</sup>，帶了苦痛的憎厭望着這個靦腆的少女，她（這個少女）依着她的『幻想和癖』，竟然在黑暗的屋子裏……跟一個下賤的大學生……親……親嘴了！

可憐的瑪利安娜！她那端莊而驕傲的脣上還沒有印過任何男人的吻呢。

然而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並不會對她丈夫講起她這個發見；她只是當着他的面，帶了含有深意的微笑對瑪利安娜講幾句話，這笑容跟她講的話又沒有一點關聯。她有點後悔她給她哥哥寫了那封信……可是仔細想來，她又覺得寫了再來後悔還是比不寫信、不後悔好些。

涅茲達諾夫在飯廳裏吃中飯的時候見了瑪利安娜一面。他覺得她黃瘦了；她這天一點也不漂亮；可是他走進飯廳來時，她對他投視的匆匆一瞥銳利的眼光一直射到了他心上。在另一方面

而，瓦倫丁娜·米海維夫娜却望着他好像暗暗地反駁說着：「我給你道喜！做得好！高明極了！」同時她還想從他臉上知道馬爾克羅夫究竟把信拿給他看過沒有。末了她決定他是看過的。

西比雅金聽說涅茲達諾夫到過沙羅明在那兒做經理的工廠，便向他探問「那個在好些方面值得注意的工業」的情形；可是不到一會兒功夫他從這箇年青人的答話裏看出來涅茲達諾夫在那兒的確沒有看到什麼，他便落進一種尊嚴的沉默裏去了，看他的神氣，好像他在責備自己不該向這麼一個不懂事的人探取一點寶貴的知識！瑪利安娜離開飯廳的時候，設法對涅茲達諾夫低聲說：「在那個老的樺樹林子裏時我，亞歷克賽；我只要能够抽身，馬上就跟着來。」

「她也叫我做亞歷克賽，跟他一樣，」涅茲達諾夫想道。這種親密在他雖然有點驚怪，却又是多麼地甜蜜（要是她突然又叫他做涅茲達諾夫先生，要是她突然跟他疏遠起來，那麼又會是多古怪，多不可相信的事！他想這樣會使他不幸的。他究竟是不是在愛她，他自己也不能確定，不過他覺得她是很寶貴的，親近的，並且是不可少的——是，尤其是不可少的，——他從他心底承認着這一層。

瑪利安娜約他去的那個林子一共有二百多棵老樺樹的光景，其中大部分都正垂樺。風還沒沒有停；長長的枝條像散開的髮辮似地在微風裏搖蕩；雲還是限先前一樣，高高地在天空飛馳，

要是一片雲掩住了太陽，那時一切的景象都變成——不是變成黑暗，却是成了一樣顏色。過後雲片過去了，閃爍的光點又突然在各處浮動起來，牠們攪成一團，時聚時散，又和一塊一塊的暗影混在一起……樹聲和搖曳還是一樣；可是添加了一種喜悅。激情進到一個憂愁苦悶的心裏時，帶來的正是這種激烈的歡快。……涅茲達諾夫的胸膛裏正懷着這樣的一顆心。

他倚在一棵樺樹幹上等待着。他的確並不知道他心裏有着什麼樣的感覺，並且事實上他也不知道；他覺得比在馬爾克羅夫家裏時更不安，但同時心裏又是輕快得多。他想見她，想跟她談話，比做什麼事都更心切；那一條把兩個生物突然拴在一塊兒的練子已經套在他身上。涅茲達諾夫想起了船要靠碼頭時投向岸上去的纜繩。……現在繩子已經緊緊地拴在樁上，船停穩了。

進了港！謝謝上帝！

他突然顫抖起來。一個女人的衣服遠遠地在路上閃動了一下。這是她。可是她究竟向他走來，還是走開呢，他却不能斷定，直到後來他看出來那些明暗的點子由下往上海在她身上輾動，他才明白……她是朝着他走來的。要是她到別處去呢，那些斑點就得從上向下地移動了。過了一會兒她就走近他，站在他面前了，臉上帶着快樂的，歡迎的表情，眼裏充滿了柔愛的光，



唇上浮着愉快的，淡淡的微笑。他抓住她伸出的手，可是馬上講不出一句話來，她也不說什麼。她剛纔走得很快，有點氣喘；但是她看到他見她時那種高興的神情，她分明是很快樂的。她先講話。

「好吧，」她說，「快告訴我，你們決定了的事情。」

涅茲達諾大吃了一驚。

「決定了？爲什麼，我們現在就得決定什麼事情嗎？」

「呵，你知道我的意思！告訴我你們談了些什麼事。你看見了什麼人？你跟沙羅明認識了沒有？告訴我所有的事，所有的事！等一下——我們到那兒去，再遠一點。我知道一個地方……那兒不是這麼容易給人看見的。」

她拉着他走了。他順從地跟着她走過高而稀疏的枯草叢中。她把他引到了她說的那個地方。那兒有一棵在風暴中倒下來的大樺樹橫在地上。他們就在這樹幹上坐下來。

「現在你講吧！」她又說了一遍，可是她已馬上却接着說：「啊！我看見你多高興！我還以爲這兩六長日子永遠過不完了。你知道，亞歷克賽，我相信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偷聽了我們。」

「她給馬爾克羅夫寫信告訴了這件事情，」涅茲雅諾夫說。

「她真的告訴了？」

瑪利安娜靜了片刻。她的臉漸漸地漲得通紅了，不過這並不是由於羞恥，却是由於另一種更強的激情。

「這個壞的，惡的婦人！」她慢慢地低聲說；「她沒有權利做這種事情！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告訴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

涅茲雅諾夫便講起來……瑪利安娜帶着一種癡呆的注意的神情靜靜聽着，只有在她以為他講得太快，太簡單時，她纔來打岔他。然而他這回出門的經過情形，在她看來也並非全是一樣有趣味的；浮木席加同非木席加使她發笑，可是她對他們並不感到興趣。他們的生活跟她的隔得太遠了。

「就好像聽你講尼布卡尼撒的事情一樣，」她解釋道。

可是馬爾克羅夫說了些什麼話，加非席金有着怎樣的思想（不過她不久就明白了他是個什

麻樣的東西），尤其是沙羅明的見解怎樣，他是怎樣的一種人，——這些倒是她極心知道，而且很感興趣的。「什麼時候呢？什麼時候呢？」在涅茲諾夫講話的時候，瑪利安娜腦裏反覆想着的，並且常常浮到她嘴上的就是這一個問題，然而她却好像老是在避開，凡是可以給這問題一個決定的答覆的事情，他都沒有談到。後來他自己覺得了，他仔細講着的那些事情正是瑪利安娜最不感興趣的。他留意不講了，可是不知不覺間又回到了那些事情上面去。滑稽的描寫使她不能忍耐；疑惑的、沮喪的調子傷害了她。……他不得不反覆地談到「事業」，談到那個「問題」。說到這個題目上來，再多的話也不會使她厭倦。涅茲諾夫記起來在他還沒有進大學以前，有一個夏天他同幾個老朋友一塊兒在鄉下避暑，那時他常常對孩子們講故事，他們也是不喜歡詳細的描寫，也是不喜歡純粹私人的印象和感想……他們也要求着行動，和事實；瑪利安娜不是一個小孩，可是就她的感情的率真和單純來說，她倒跟小孩相似。

涅茲諾夫熱烈、真誠地稱讚馬爾克羅夫，講到沙羅明時他更是熱誠地讚美。他一面用熱烈的句子來形容沙羅明，一面又不停地問他自己，他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對那個人這麼看重呢？他並沒有講過什麼了不起的話；他的某一些話好像還是跟他（涅茲諾夫）的信仰止相反對的……「他的性格是均衡不偏的，」他在心裏斷定道；「他是一個辦事有條理的，冷靜的、剛毅

的人，像非木席加所說的那樣；他有着沈靜、堅強的魄力；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東西，他信賴自己，並且也博得別人的信任；他從不激動……永遠保持平衡，平衡！……這是很難得的；我正缺少這個。」涅茲達諾夫不做聲了，他完全沈溺在深思中……他突然覺得一隻溫柔的手放在他的肩上。他抬起他的頭；瑪利安娜正用了關切的、柔和的眼光在看他。

「亞歷克賽！你怎麼了？」她問道。

他從他肩上拿起她的手，頭一回在這隻結實的小手上印了一吻。她微微一笑，好像她詫異着，怎麼他會注意到這種禮貌上來。於是她也沉思起來了。

「馬爾克羅夫把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的信給你看了麼？」她末了問道。

「是的。」

「那麼……他又怎樣呢？」

「他嗎？他是個最高貴、最不自私的人！他……」涅茲達諾夫正要把畫像的事對瑪利安娜說了——可是他又曠任了話，只是重說一遍：「最高貴的人。」

「哦，是的，是的！」

瑪利安娜又沉思起來。她突然在他們兩人坐的樹幹上掉轉身子向着涅茲達諾夫耐心地問

道：

「那麼你們決定了什麼呢？」

涅茲·諾夫聳了聳肩。

「什麼，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什麼……都還沒有……決定；我們還得再等一些時候。」

「再等一些時候？……等什麼呢？」

「最後的命令。」（「這自然是謊話，」涅茲·諾夫想道。）

「從誰那兒來的呢？」

「從……你知道……瓦西里·尼可拉葉維奇那兒來的。並且哦，是的，我們也得等着阿斯

特洛杜莫夫回來。」

利安那問詢地望着涅茲·諾夫。

「告訴我，你究竟見過瓦西里·尼可拉葉維奇沒有？」

「我見過他兩次……都只是匆匆的一面。」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個了不起的人嗎？」

「我怎樣對你說呢？他現在是我們的領袖，他指揮着一切。沒有紀律，我們的工作也是弄

不好的；我們應該服從。」（「這完全是廢話，」他心裏這樣想道。）

「他的相貌是怎樣的呢？」

「哦，短胖的身材，微黑的皮色，……顴骨高高，像一個卡爾木克人……面孔相當粗糙

。只有一對眼睛却是很明亮，很聰明的。」

「他談起話來又是怎樣的呢？」

「他不談話，他命令。」

「爲什麼他會做了領袖呢？」

「哦，他是個性格堅強的人。他沒有一樁事不敢做。在必要的時候他會殺死任何人。因此

別人都怕。」

「沙羅明的相貌又是怎樣的呢？」瑪利安娜停了片刻，又問道。

「沙羅明也不漂亮；只是他的臉孔端正，淳樸，老實。像猿樣的臉孔在神學學生（自然是

好的學生）裏面倒可以看到。」

涅茲達諾夫把沙羅明詳細描寫了一番。瑪利安娜將涅茲達諾夫凝望了許久……許久；然後她自語似地說：『我覺得，你也有個很好的面孔；跟你一塊兒生活，一定很適意的，亞歷克賽。』

這句話感動了涅茲達諾夫；他又拿起她的手，把牠舉到他的唇邊……

『你不要再這樣慫恿了，』瑪利安娜微笑地說——她的手給吻着的時候，她老是微笑的；『你不知道；我得向你承認一樁過錯。』

『你做了什麼？』

『這是。你不在家的時候，我進了你的屋子，我任你桌上看到一本詩稿的抄本……』——  
——（涅茲達諾夫吃了一驚；他記起來他忘了收起那抄本，讓牠放在桌上了）——『我得承認，我不能制止我的好奇心，我把牠讀過了。牠們是你寫的詩，不是嗎？』

『是的；你知道嗎，瑪利安娜，我怎樣喜歡你，怎樣信任你，最好的證據便是我幾乎一點也不生你的氣。』

『幾乎？那麼你有一點兒生氣了？你叫我做瑪利安娜——這很好；我不能叫你做涅茲達諾夫，我得叫你做亞歷克賽。那首第一句是『在我死去的時候，親愛的朋友』的詩也是你做的嗎？

「是的……是的。可是請你不要提了……不要來折磨我吧。」

瑪利安娜搖搖她的頭。

「那是一首很愛戀的詩……我盼望，那是在你認識我以前寫的。不過據我看來，詩倒是好的。我覺得你本來可以做個文人的，只是你選了一個更好，更高的任務。不用說，要是沒有別的事可做的話，做這種文字的工作也是很好的。」

涅茲達諾夫連忙看了她一眼。

「你這樣想嗎？是的，我跟你同意。在文學上成功，還不如在事業上失敗。」

瑪利安娜一時衝動地站了起來。

「是的，親愛的，你說得不錯！」她大聲說，她的整臉因了喜悅和感動光亮起來，「你說得不錯，亞歷克塞！可是也許我們不會馬上就失敗的；我們會成功，你看吧！——我們會有用處的，我們的生命不會完全浪費的，我們要到民間去，跟老百姓一塊兒生活。……你懂得什麼手藝嗎？不懂？好，不要緊，我們可以做工，我們可以盡我們的力量給我們的同胞做事。必要的時候，我可以燒飯，縫衣服，洗衣服。……你有吧，你看吧……這裏面並沒有什麼酬勞——」



却只有快樂，快樂——瑪利安娜不做聲了；可是她的眼睛熱切地望着遠遠的天際，——不是那在牀前伸展出去的遠方，却是她彷彿看見了的另一個看不見的、未知的天際！——她的眼睛放射着光輝……

涅茲達諾夫在她面前俯下頭去。

「呵，瑪利安娜！」他低聲說，「我配不上你！」

她 然頭抖起來。

「這是回家的時候了，應該回去了！」她說，「不然他們又要來尋我們的。不過我想，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已經對我斷念了。在她的眼裏看來我是不可救藥了！」

瑪利安娜說這句話時，臉上帶着十分快樂的表情，因此涅茲達諾夫望着她的時候，他也禁不住微笑起來，跟着說了一遍：「不可救藥了！」

「可是使她最傷心的，」瑪利安娜繼續往下說，「是你不拜倒在她腳下。不過這都沒有關係，有一樁事我得跟你談談。……你知道，我在這兒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得逃走。」

「逃走？」涅茲達諾夫唸道。

「是的，逃走……你不會住下去吧，是嗎？我們可以一塊兒走——我們得一塊兒工作……」

……你會跟我來的，不是嗎？」

「我跟你走到地的盡頭！」涅茲達諾夫叫道，他的聲音裏含着一陣情感的爆發和一種深的感激。「到地的盡頭！」在這一這個時候，不論她想去什麼地方，他都會跟她一塊兒去，連頭也不回的。

她了解他了，她發出一聲短短的、幸福的嘆息。

「那麼拿着我的手，亞歷克賽，只是不要吻牠；捏得緊緊的，像一個同志，像一個朋友！——像這樣！」

他們一塊兒走回宅子去，一路上沉思着，並且覺得幸福；柔草愛撫他們的腳，嫩葉在他們四週低語；明暗的點子在他們的衣上幌動；他們兩人都爲着這光的不停的嬉戲，風的快樂的吹動，樹葉的鮮明的光彩微笑了，爲着他們自己的青春，爲着彼此微笑了。

## 二十三

那天沙羅明在加魯席金家中吃過午飯，急急忙忙地走了四哩。夜路以後，去叩工廠高牆的大門時，天已快亮了。守夜人馬上開了門，跟在他後面的三條守門狗高興地搖着尾巴，他很恭敬地把牠引進他那小屋去。他看見他的頭腦平安地回來，顯然十分歡喜。

「您怎麼今晚就回來了，瓦西里·費多吉奇？我們還以為您要到明天纔回來的。」

「呵。加夫利拉，一切都順適。夜裏走路倒更有意思。」沙羅明同他工人中間的關係非常好，不過也有點特別；他們尊敬他是一位上司，却又把他看作一個同輩，一個自己人，並且認為他是一個根淹博的學者！他們常常說：「瓦西里·費多吉奇的話總是對的！他沒有一種學問不知道，沒有一個英國人可以比得過他。」事實上有一回一個著名的英國工業家來參觀過這工廠，可是不知道是因為沙羅明用英語同他談話呢，還是因為他真正佩服沙羅明的學識，他不停

◎ 萬人叢書本作「五哩。」——譯者。

地拍着沙羅明的肩頭，笑着，請他到利物浦去，一面又用不合文法的俄國話結結巴巴地對工人們說：『呵，他不錯，你們的這個人！』工人們也開心地大笑起來，他們也露了一點驕傲的神氣；他們心裏想：『他原本是這樣的！我們的自己人！』

他真的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並且是他們的自己人。

第二天早晨沙羅明的得力的下手帕威爾進了他的屋裏，叫醒他給他預備了洗臉水，向他報告了一些消息，又問了他種種的話。過後他們在一塊兒匆匆忙忙地用了早茶，沙羅明便穿上他那件灰色的、油膩的工作短衣到工廠去了；他的生活又像一個大的節動輪似地轉動起來了。

可是一個新的中斷又來了。

沙羅明回來後的第五天，忽然有一輛四匹駿馬拉的華美的四輪小馬車進到工廠天井裏來，過了一會帕威爾引着一個穿着淺綠色蠟衣的聽差進了小屋，恭敬地交了一封信給沙羅明，信口的封蜡，蓋有紋章，是『波利司·安得烈維奇·西比雅金大人』差人送來的。信是香噴噴的，不是普通香水的氣味，倒是一種特別高雅的英國的香味，信上用的是第三人稱，但這並不是書記擬稿的，却是這這位大人的親筆，在這信裏，這位阿查諾莊的貴明的主人最先請求沙羅明先生原諒他向一個素不相識却已久仰大名的人通信求教的舉動。過後他『冒昧』請沙羅明先生到

他的別莊去，他有着一些工業方面的重大事情要向沙羅明先生領教。他派了一輛馬車來，希望沙羅明先生光臨。倘使沙羅明先生本日沒有空暇，便請另外定一個日期，他，西比雅金當再派馬車迎接。後面是一些習慣用的客套話，在信的末尾還有一行『附及』，是用第一人稱寫的：『我盼望您俯允到我莊上便飯，不必穿禮服。』（『便』字下面還加了一道線<sup>⊙</sup>。）那個穿豆綠色絨衣的聽差多少帶了一點偏僻不安的神氣，同時交了一封涅茲達諾夫的信給沙羅明。這是一張簡簡單單的字條，封口處也沒有蜡印，信上只有寥寥兩三行字跡：『請來吧。這兒十分需要你，你可以有很大的用處；不用說，這不是指對西比雅金先生那方面說的。』

沙羅明讀完了西比雅金的信，心裏想着：『我不隨便又怎麼辦呢？我從沒有做過一套禮服。……並且我幹嗎要跑到那兒去呢？……這只是糟塌時間罷了！』可是看了涅茲達諾夫的字條以後，他却搔起他的後頸來，又走到窗前，他感到躊躇了。

『您要我怎樣回話呢，老爺？』豆綠色絨衣的聽差恭敬地慢聲問道。

沙羅明還在窗前站了一會，後來他把頭向後一仰，又把手按在額上，他答道：『我去。』

⊙表示注意的意思，與中文加圈相等。——譯者。

你等我換套衣服。」

聽差很有禮貌地退出去了，沙羅明叫了帕威爾來，跟他談了一會，又跑到工廠裏去，過後他穿了一件外省裁縫做的上身很長的黑色外衣，戴了一頂使他的面貌現得很呆板的舊禮帽，坐上了小馬車。他忽然記起了他忘記戴手套，便叫那個「少不了的」帕威爾給他拿了一副新洗過的白羚羊皮的手套來，這手套的每根指頭都尖尖的翹着，看起來就跟長餅乾一樣。沙羅明把手套塞在他的衣袋裏，說他們可以動身了。聽差帶着不必要的敏捷突然跳上了座台，那個熟練的車夫吹了一聲口哨，馬便跑動起來。

馬車走近西比雅金莊子的時候，那個政治家正坐在他的客廳裏，膝上放了一本裁開了一半的政治的宣傳冊子，同他的太太在談論沙羅明。他告訴她，他寫信給沙羅明的目的，確實是使那個人脫離商人的工廠，到他這兒來，因為他的工廠的情形太糟，需要着澈底的改革！雖然他自己在信裏向沙羅明提過請他擇定日期，可是西比雅金連想也沒有想到沙羅明會不肯來或者改期來。

「可是你知道，我們的是紙廠，不是紡紗廠呢，」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說。

「那是一樣的，親愛的；那兒有的是機器，這兒有的也是機器……並且他是一個技師呢

「可是他也許是一個專家呢！」

「親愛的——第一，在俄國並沒有什麼專家，第二，我已經說過他是一個技師。」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微笑了。

「你當心點，親愛的；你在年青人那兒已經碰了一次釘子。你不要再犯第二個錯誤。」

「你是說涅茲達諾夫嗎？可是我覺得我的目的是達到了的。他教科立亞唸書，倒是一個很好的先生。並且，你知道，*no 1 bis in idem*。（拉丁文）！原諒我賣弄起來了。……這意思是，事情不會重複的。」

「你以為不嗎？可是我却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會重複的……特別是在事理上……並且特別是在年青人中間。」

「*Que veut-à-vous dire?*（法語：您這話是什麼意思？）」西比雅金問道。他帶着文雅的姿勢把宣傳冊子擲了在桌上。

「*Ouvrez les yeux, et vous verrez!*（法語：睜開眼睛，您就會看見的！）」西比雅金夫人回答道；他們常常用法國話交談的。

「哼」，西比雅金說。「你是說那個大學生嗎？」

「說 Monsieur le 大學生（那位大學生先生）——是的。」

「哼！他在這兒做了……」（他把手放在額上……）「什麼事情嗎？喂？」

「睜開你的眼睛！」

「瑪利安娜嗎？喂？」（第二個「嗎」字比第一個帶了更重的鼻音。）

「我告訴你，睜開你的眼睛。」

西比雅金皺了皺眉。

「好吧，我們以後再來細談這樁事情。現在我只想跟你談一件事。這個沙羅明在我們這兒也許會覺得不舒服……這是很自然的，他不慣交際。因此我們得好好接待他，不要把他駭唬

着了。我不是在說你，你真正是一個珠寶，只要你高興，一轉眼就可以叫人拜倒的。Tien

mais qu'il ne core. Madame!（法語：我知道一點這種事情，太太！）我是在說別人：譬如

我們那位朋友。」

他指着放在架上的二頂灰色帽子；那是卡郎米也牙夫先生的，他這大清早就到阿查諾莊來



「Hortense Cassel（俗語：他太粗暴了），你知道：他非常瞧不起老百姓，這事情我總不會成！我覺得他這一胸來喜歡發脾氣，喜歡吵架。他那件小事」（西比雅金隨便朝着一個方向點了點頭，可是他的妻子明白了他的意思）「沒有成功嗎？總？」

「我再說一遍：睜開你的眼睛！」

西比雅金站了起來。

「嗯？」（這個「嗯」字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意義，並且是用一種不同的調子吐出來的；

……聲音低了許多。）「你不要這樣說！我也許把牠們睜得太大了；牠們還是小心的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不過說到你那個年青人，只要他今天肯來，你也用不着擔心——我總是盡量小心招待的。」

然而事實上却是不着小小的。沙羅明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也完全沒有給駭或着。僕人通報他到了的時候，西比雅金馬上站起來，大聲吩咐道，聲音高得在廳子裏也聽得見：「請他進來，當然，請他進來！」便走到客廳門口，站在門前等着。沙羅明剛跨過門檻，幾乎撞到西比雅金身上，西比雅金連忙把兩隻手都伸給他，謙和地微笑着，點着頭，懇懇地說：「您肯賞光……我實在非常感謝！」又把他引到瓦特丁娜·米海羅夫那兒。

「這是我的內人，」西比雅金說，輕輕拍着沙羅明的背，好像在把他推到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面前的；「親愛的，這位是我們這兒第一流的技師同製造家，瓦西里……費多西葉維奇·沙羅明。」

西比雅金夫人立起來，把她那美麗的睫毛很漂亮地向上一揚，像對一個熟朋友似地對他笑了笑；然後伸出她的小手，掌心向上，肘靠住她的腰，頭略略朝着手的方向俯下……帶了一點向人懇求的樣子。沙羅明讓這對夫婦對他玩够了他們那些把戲，他同他們兩人握了手，聽見說請坐，馬上就坐下了。西比雅金又絮絮地問他要不要吃點什麼東西，沙羅明却答說，他不要吃什麼，並且一點也不覺得旅途的疲勞，他完全可以供他差遣。

「您說我可以請您去看看工廠嗎？」西比雅金問道，好像他有點不好意思，並且不敢相信他的客人會有這麼客氣表示似的。

「馬上，」沙羅明答道。

「啊，您太好了！我去吩咐套車嗎？或者您喜歡走路去？……」

「您那工廠，我想，離這兒不遠吧？」

「半哩路，不會再多的。」

『那麼爲什麼還要坐車呢？』

『啊，那好極了！伊凡，我的帽子跟手杖，馬上！並且你，我的小小太太，請你照料着給我們預備一頓好的午飯。我的帽子！』

西比雅金比他的客人更張皇，他又嘆了一次：『可是我的帽子在哪兒呢？』他這位高官竟然像一個愛玩的小學生那樣地跑了出去。西比雅金跟沙羅明談話的時候，瓦爾丁娜·米海維夫娜却在一旁暗中注視地觀察這個『新來的年青人』。他安靜地坐在安樂椅上，兩手光着（他根本沒有把手套戴上），就放在膝頭上，雖然帶了一點好奇心，却還是很從容地看着房裏的傢具和圖畫。『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問道；『他是一個平民……：澈頭澈尾的平民……：可是他的態度是多麼自然！』

沙羅明的態度的確很自然，並且不是故意做出來，好像在說：『你看我是個多了不起的人！』他倒像那一種人——他的思想和感情同時是單純、直截、堅強的。西比雅金夫人想跟他談話，可是使她自己吃驚的，是她找不出一句話來說。

『天啊！』她想道，『怎麼我就給這個工人制服了嗎？』

『波利司·安得烈以奇得好好謝您的，』她末了說，『您肯把您的寶貴的時間爲他花費！』

「我的時間也並不十分寶貴，太太，」沙羅明答道；「並且我在這兒也並不打算耽擱多久。」

「Voilà ou l'eurs a morte sa patte. (法語：熊露出牠的腳爪來了)，」她用法國話

道，可是在那時候她的丈夫在閉着的房門口出現了，頭上戴着帽子，手裏拿着手杖。

他半掉轉身子，帶着從容閒適的態度叫道：「瓦西里·費多西葉維奇！現在就動身嗎？」

沙羅明站起身來，向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鞠了一個躬，便跟着西比雅金走出去了。

「請跟我來，這邊，這邊，瓦西里·費多西葉維奇！」西比雅金叫道，好像他們正走在

一個稠密的樹林裏面，沙羅明需要着一個嚮導似的。「這邊來！當心，這兒有台階，瓦西里·費

多西葉維奇。」

「您高興叫我的父名的時候，」沙羅明慢吞吞地說，「……我不是費多西葉維奇，我是

費多吉奇。」

沙羅明驚愕地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

「啊！實在對不起，瓦西里·費多吉奇！」

「沒有關係；請不用提他了。」

他們剛走到院子裏，就遇見了卡郎米也采夫。

「你們到哪兒去呢？」他問道，斜着眼睛看了沙羅明一眼：「到工廠去嗎？」 *C'est là*

*l'individu en question?*（法語：這就是我們談起的那個人嗎？）

西比雅金把眼睛大大地睜開，微微搖了搖頭作爲提醒他的表示。

「是的，到工廠去……請這位先生——這位技師看看我的錯誤同罪過。讓我來介紹：卡

郎米也采夫先生，我們這兒的隣居；沙羅明先生……」

卡郎米也采夫差不多看不出地微微點了兩次頭，却不是向着沙羅明，他連看也不看沙羅明

一眼。可是沙羅明却望着他，在他那半閉着的眼裏閃着一種不高興的光。

「我可以跟你們一塊兒去嗎？」卡郎米也采夫問道。「我是喜歡學習的。」

「自然您可以去。」

他們走出院子，到了路中，還沒有走上二十步光景，就看見本教區的教士穿着一件法衣，

（是用腰帶繫了起來的）回到他住的那個所謂「砂土區」去。卡郎米也采夫立刻撇下他那兩個

同伴，邁着堅定的大步子走到教士面前，教士完全沒有料到他這舉動，倒有點倉皇失措，他家

教士給他祝了福，又在教士的汗溼的紅手上接了一個響吻，然後轉身向着沙羅明，投了一瞥挑戰的眼光。他顯然知道一點沙羅明的事情，想對這個有學問的流氓誇耀一番，並且表示他對他的輕蔑。

『C'est une manifestation, mon Che? (法語：這是一個示威運動嗎，好朋友?)』西比雅金從牙縫裏輕輕地說。

卡郎米也采夫鼻裏噴了一股氣。

『Où, mon ch r, une manifestation? necessaire par le temps qui court! (法語：是啊，好朋友，現今不可少的一個示威運動呵!)』

他們進了工廠。一個有着大部大鬍子和一嘴假牙齒的小俄羅斯人來迎接他們，前任經理是一個德國人，被西比雅金辭退了，這個小俄羅斯人便是他的繼任。這個小俄羅斯人也只是暫時代理着罷了；他顯然對這種事情一點也不知道。他除了唉聲嘆氣，接連說着『說不定』，和『正是這樣』外，什麼事都不會做。

○萬人叢書本作『吃吃笑起來。』——譯者。

他們開始檢查。有些工人認得沙羅明，便對他鞠躬……他甚至對其中的一個說：「喂，格利哥利！你在這兒？」他不久便看出來工廠的管理太壞。錢花得很多，大半是白花了的。機器的品質也不好；其中許多都是不必要的，並且毫無用處；還有許多應該設備的機器却又沒有。西比雅金不斷地望着沙羅明的臉孔，想猜出他的意見，他又發了一些畏怯的問話，他想知道沙羅明至少是不是會滿意這兒的秩序。

「呵，秩序倒不錯，」沙羅明答道，「可是我疑惑您能够從他得到些什麼呢？」  
不只是西比雅金，連卡郎米也采夫也覺得了，沙羅明在這工廠裏是很熟習的，連極細小的事他也知道，他簡直像是這兒的主人。他把手放在一架機器上面，就像一個騎馬的人把手放在馬的頸子上一樣，他用手指撥動一個輪子，這輪子不是馬上停止動作，就是旋轉起來；他從桶裏拿了一點紙漿出來，牠所有的缺點立刻現出來了。沙羅明說：「極少，他連看也不看那個小俄羅斯人一眼；他默默地走出了工廠。西比雅金和卡郎米也采夫在後面跟着。」

西比雅金不要別人送他出來……他氣惱地頓腳咬牙。他的心亂得厲害。

「我從您的臉色知道，」他對沙羅明說，「您不滿意我的工廠，我自己也明白這工廠辦得不好，沒有贏利；可是請您不要客氣，老實對我說……牠的大的缺點究竟在什麼地方？要怎樣

「樣辦纔能够把改良？」

「造紙並不是我的專門，」沙羅明答道，「不過我可以告訴您一件事，實業並不是紳士們幹的事情。」

「您以爲紳士們來幹這種事情算是墮落嗎？」卡郎米也采夫插嘴說。

沙羅明照常地笑了笑。

「啊，不是！一點也不是！這怎麼會扯到墮落上面去呢？並且即使發生了墮落的問題，我想紳士們也不見得就那麼潔身自好的。」

「嗯？您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說，」沙羅明安靜地說，「紳士們不慣於做這種業務。在這方面，商業的先見倒是不可少的；一切事情都得放在另一個基礎上面：你得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才成。紳士們就不明白這一層。我們看見他們各處開辦布廠，羊毛廠和別的工廠，可是到後來所有這些工廠都落到商人手裏去了。這是很不幸的，因爲商人是更壞的剝削者；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照您說起來，」卡郎米也采夫嘆道，「好像財政問題不是我們貴族所能懂的了。」

「呵，恰恰相反！在這方面，紳士們是最擅長的。要求建築鐵路の特權，開設銀行，設法



爲他們自己免稅，或諸如此類的事，——在這些事情上面，沒有人能够比得上紳士們的。他們積了雄厚的資本。我剛剛要說出這個意思，可是這就叫您不高興了。不過我現在講的是正規的實業。我說正規的，是因爲開個小酒舖，設個小雜貨店，借點麥子借點錢給農人，收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錢，像現在我們許多有地的紳士幹的那樣，這在我看來，都不是真正的商業。」

卡耶米也采夫沒有回答。他正是一種新的盤剝重利的地主，馬爾克羅夫跟涅茲達諾夫最近一次的談話中還提起過的，並且他在盤剝的手段上尤其殘酷，他絕不讓農人同他不人見面交涉；他不許他們走進他那香噴噴的西歐風味的書房，却僱了一個管理人代他跟農人交涉。他聽見沙羅明這番從容不迫的、並且好像是公正的解說，他心裏十分惱怒……可是這一次他不作聲了，只有臉上筋肉的搖動洩露了他心裏的憤怒。

「可是，瓦西里·費多吉奇，請許我說幾句——請許我說幾句，」西比雅金說。「您剛纔講的一切在從前倒是一個正確的批評，那時候貴族享着一些完全不同的特權，完全處在另一種境地。可是現在，經過了一切有益的改革以後……在我們現在這實業的時代，爲什麼貴族不能夠把他們的精力同能力轉用在這類企業上面呢？爲什麼連普通的、無智識的商人都能做的事

情，貴族就不能够做呢？他們並不缺乏教育，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某一種意義上，他們是數化和進步的代名詞。」

波利司·安德烈以奇說得非常好；他的雄辯在彼得堡——在他的機關裏——甚或在上級機關裏一定會產生大的效果，可是在沙羅明心上却沒有一點影響。

「紳士們管理不了這些事情的，」他又說了一遍。

「可是爲什麼管理不了呢？爲什麼呢？」卡郎米也采夫差一點大聲叫了起來。

「因爲他們始終是官僚。」

「官僚？」卡郎米也采夫帶惡意地大笑道。「我覺得，您簡直不知道您在說些什麼，沙羅明先生。」沙羅明仍舊微笑着。

「您有什麼根據呢，卡朗門采夫先生？」（卡郎米也采夫聽見他的姓被人「殘害」了，他着實吃了一驚）。「不，我自己講什麼話，我沒有不完全知道的。」

「那麼請您把您剛纔這句話解釋給我聽。」

「當然呵；據我看來，所有的官僚都是外行，他們以前也始終是這樣的，現在紳士們也成了外行了。」

卡郎米也采夫笑得更厲害了。

「對不起，親愛的先生；我實在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就該您倒楣。多用點功……您也許會明白的。」

「先生！」

「先生們，先生們！」西比雅金連忙插嘴道，他做出在着急地找尋什麼人的樣子，「請，請……卡郎米也采夫，Je vous prie d'être plus calme（法語：我請您安靜一下。）午飯應該快預備好了。請，先生們，跟我來吧！」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五分鐘以後卡郎米也采夫跑進西比雅金夫人的房裏叫道，「我真不明白您的丈夫在做些什麼事情！他已經給你們弄了一個虛無主義者在家裏了，現在他又弄了第二個來！這一個更壞！」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老實說，我簡直不知道他的見解是什麼；並且——就看這一樁事情吧：他跟您的丈夫談了整整一點鐘的話，他沒有一次，連一次也不會稱他做「閣下」！L'abbé（法語：這流氓！）」

「……」  
「……」  
「……」

「……」

「……」

「……」

「……」

「……」

「……」

「……」

「……」

「……」

「……」

「……」

「……」



夫 en tête-à-tête (法語私下) 談了一番話。不知道她跟他講了些什麼，可是他入席時，他的面貌和態度却彷彿表示他決定無論如何要做到謹慎，謙恭的地步。這種恰合時機的「讓步」使他的整個態度上帶了一點憂鬱的味道；可是多麼尊嚴……呵，他的每個舉動都是多麼尊嚴！

瓦倫丁娜·米海羅大娜把沙羅明介紹給全家的人（他對瑪利安娜特別注意，吃飯的時候，總請他坐在她右手邊。卡耶米也采夫坐在她的左邊，他打開餐巾時，帶笑地皺起臉孔，好像在說：『好吧，讓我們來演我們這個小小的笑劇！』西比雅金坐在他對面，帶了一點不安地望着他。西比雅金夫人把座位重新安排過了，現在涅茲達諾夫不再坐在瑪利安娜旁邊，即坐在安娜·查哈洛夫娜和西比雅金的中間。瑪利安娜在卡耶米也采夫和科利亞中間的餐巾上找到了寫着她名字的小卡片（因為這頓飯是正式的宴會）。菜是十分講究；在每個人面前，刀叉的旁邊還放着一張繪有圖畫的卡片——這是 menu (法語·菜單)。

湯盆剛剛撤去，西比雅金馬上又談起他的工廠，談起俄國的一般的工業來；沙羅明照常回答得很簡單。他每一講話，瑪利安娜就把眼光定在他臉上。坐在她旁邊的卡耶米也采夫便對她談起種種的恭維話（因為別人要求他『不要引起爭論』），可是她並沒有聽他；其實他講這種客套話也並不熱心，不過是在敷衍自己的良心罷了；他知道在這少女跟他自己中間有着一個他

不能跨越的欄柵。

至於涅茲達諾夫呢，在他跟這一家家主的中間却生出了一種更大的隔膜……在西比雅金看來，涅茲達諾夫已經成了一份傢具，或者一段他完全（好像是『完全』似的）沒有注意到的空間。這種新的關係發生得太快，並且太明顯，因此涅茲達諾夫在席上偶爾回答一兩句他鄰座安娜·查哈洛夫娜的問話時，西比雅金竟然驚愕地掉頭看他四周，好像在問自己：『那個聲音從哪兒來的？』

西比雅金顯然有着那些俄國達官所特有的派頭。

衆人吃過了魚，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她對着沙羅明盡量奉送她的本領和嬌媚）隔着席面，英國話告訴她丈夫說：『我們的客人不喝葡萄酒，也許他喜歡啤酒吧……』西比雅金便高聲叫人拿『B.（英語：麥酒）』來。可是沙羅明却安靜地對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說：『太太，您不知道我在英國住了兩年多，我能聽也能說英國話。我告訴您這個，省得您講秘密話時給我聽見。』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笑了起來，她請他不用多心，因為他不會聽見講他的壞話；她暗暗地覺得沙羅明的舉動有點古怪，不過也定一種過期的方法。

在這時候卡耶米也采夫終於忍耐不住了。

「那麼您在英國住過，」他說，「那邊的風俗習慣您一定研究過了。請讓我問一句，您覺得那些是值得傲傲的嗎？」

「有些值得；有些不值得。」

「這倒簡單，不過還不大明白，」卡郎米也承天說，他故意裝着沒有看見西比雅金對他做的手勢似的。「您今早晨講過貴族的事……您在英國一定有機會研究過那兒所謂的 Land D

Gentry（鄉紳）吧？」

「沒有；我沒有那種機會；我研究的範圍是完全不同的，不過我對這班紳士也有過一個概念。」

「那麼您以為這種 Landed gentry 在我們中間是不能有的嗎？或者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希望有這樣一種人呢？」

「第一點，我的確以為那是能有的；第二點，我們也不值得希望有着這樣一種人。」

「這是什麼道理呢，親愛的先生？」卡郎米也承夫說，後面這個稱呼是用來安慰西比雅金的，他已經是很不安，在椅子也坐不穩了。

「因為再過二三十年，你們那 Landed gentry 就絕不會存在了。」



「可是您怎麼會這樣想呢，親愛的先生？」

「因為那時候，地都會落到那班沒有門弟的地主手裏去了。」

「商人嗎？」

「也許是商人；大半是。」

「可是怎麼會那樣呢？」

「不用說他們買了地來。」

「從貴族那兒買去嗎？」

「是的，從貴族那兒。」

卡郎米也采夫驕抑地笑了笑。「我記得您先前說過我們的工廠是那樣的情形，現在您又說

我們全部的土地也是那樣的了。」

「是的，我現在說全部的土地也是一樣的情形。」

「那麼您一定是很高興的了？」

「一點也不，我已經對您說過了；老百姓不會得到一點好處的。」

卡郎米也采夫略舉起一隻手。「啊！您多關心老百姓的福利！」

「瓦西里，費多吉奇！」西比雅金用盡力氣大聲喚道。「他們給您拿啤酒來了！Voyons, Simeon!」法語：喂，西米翁！讀如西麥翁！」他放低聲音加了一句。

可是卡郎米也呆夫不肯靜下來。

「我明白，您對商人也並不怎麼看重，」他又轉身對沙羅明說；「可是他們却是由老百姓出身的。」

「那麼又怎麼樣呢？」他笑了笑。「我已經想通了，那些門的工頭就是這類的。蘇霍魯又說：『我覺得凡是跟老百姓有關或者從老百姓那兒出來的，在您的眼裏看來都是很好的，無可批評的。』」

「啊，先生，不是這樣！您完全錯了。我們的老百姓也有許多可以責備的地方，雖然他們在大體上並不是常常不對。我們裏面的商人簡直是強盜；他利用他的私產來搶人……他有什麼辦法呢？他給人剝削了，他也去剝削別人。至於老百姓！」

「老百姓？」卡郎米也呆夫故意提高聲音問道。

「老百姓……在睡覺。」

「您要叫醒他們嗎？」

「那不是壞事吧。」

「啊哈！啊哈！原來是！」

「西比雅金這話，真大膽！」

「不！不！不！」

「不！不！不！」

萬不馬先生們，先生們！西比雅金連忙叫道。他覺得現在應該出來結束這場爭論了，他便來結束牠。他把右手略揮動一下，肘拐仍還靠在桌上，他發表了一通又長又詳細的演說。他一方面讚美保守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恭維自由主義者，他對自由主義者更偏袒，他說他自己屬於這一派的。他譏諷平民，却又指出他們的一些缺點；他表示絕對相信政府，不過他懷疑是否所有的官吏都能真實地施他的善政。他承認文學的功用與尊嚴，可是他又要說要是沒有小心的監督，文學便是危險的東西。他把眼睛望着西方；他起初很高興，後來又懷疑起來；他又把眼睛轉向東方；他起初很灰心，後來却忽然充滿希望了！最後他提議爲這三位一體乾杯：「宗教，農業，工業！」

「完全由這一人支持！」

「在政權的保護下面！」卡耶米也來夫莊重地加了一句。金蘭王這人！「完全由這一人」

「在開明和寬大的政權下面！」西比雅金修正道。走了。這人只消出離金去，這人一支筆上

眾人默默地乾了杯。西比雅金左邊那個叫做亞諾夫的空位竟然發出一個不贊成的語聲

可是牠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又落回到靜默裏去了；席上也再沒有發生什麼論爭，宴會快樂

地結束了。……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帶着最動人的微笑端了一杯咖啡給沙羅明；他喝了，正在找尋他的帽子，可是西比雅金輕輕挾着他的膀子把他引到書房裏去了。在那兒西比雅金先敬他一支最上等的雪茄煙，過後便教請他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面對他，西比雅金的工廠來！『完全由您一個人支配，瓦西里·費多吉奇，完全由您一個人支配！』沙羅明接了雪茄，却拒絕了教請。不管西比雅金怎樣懇切地邀請，他還是不肯答應。

『不要立刻就推辭，親愛的瓦西里·費多吉奇。至少請您考慮到明天吧！』

『可是到明天還是一樣。我不能答應您的聘請。』

『等到明天吧！瓦西里·費多吉奇！考慮一下，對您又有什麼不便呢？』

沙羅明承認，這對他並沒有什麼不便……他走出了書房，却又去找尋他的帽子。可是那

個直到現在還沒有機會跟他交談一句話的涅茲達諾夫走到他面前急急忙忙地低聲說：『請你千

萬不要走，不然我們就不能談話了。』

沙羅明便不拿他的帽子了，西比雅金有到他在客廳裏躊躇，便大聲說：『不用說，您今晚

就在我們這兒過夜吧！』



地結束了。

瓦爾下鄉，米海羅夫向幹是兩人約談談話了。幹說：「你這話說得對，想開了，不該就那樣窮困。可是，可是比維金那時候所說的話子都他引到那裏去了。在別兒西比維金也做第一支線上等的工程師，這後便做他在最有利的條件下補職他。他比維金的工廠來！完全由他一個人支配，比西里，費多古奇，完全由他一個人支配！比沙維爾授了空話，却招了弄請。不單西比維金那時候切地他請，他還是不肯答應。」

「你這話說得對，幹說的瓦西里，費多古奇，完全由他一個人支配，比沙維爾授了空話，却招了弄請。不單西比維金那時候切地他請，他還是不肯答應。」

「等別那天吧！瓦西里，費多古奇！再成天下，別說又有什麼不便處了。」

「沙維爾承認，這對他並沒有什么不便；他走出這書房，却又去找他的帽子。可是那個重頭現在還沒有機會跟他交換，因為那時候他正忙著去辦別的事。」

「萬不便，不然你信說不能說話了。」

「沙維爾便不拿他的帽子了。他比維金到他在客廳裏面，他大聲說：『不用說，這事就立身到這書房的紙片夾裏面出空了一種熱情的眼光。』」

「我學，我學這所使來，」水羅問他為甚。

謝爾英士夫就出門去辦。『謝爾英士夫回來。』

『二十五了。』

『謝爾英士夫回來。』

『謝爾英士夫回來。』


瑪利安娜沒有看見沙羅明以前，她心目中的他是完全不同的。她看見他第一眼，覺得他是一個沒有定型的、沒有個性的人。……：她對她自己說，像那樣瘦削、強健、金髮的男子，她實在見過了！可是她愈是多注意他，愈是多聽他講話，她對他的信賴也愈增加——因為他在她心裏喚起的正是信賴的感情。

這個沉靜的、並不活潑，却不能說是不漂亮的男子不僅不會說謊，不會吹牛，他還像一堵石壁似的可以給人依靠；他不會出賣別人；他並且要了解別人，幫助別人。瑪利安娜甚至想到這並不只是她一個人的感覺——沙羅明在所有在座的人心中產生的印象都是一樣的。她並不特別重視他所說的話；這一切關於商人和工廠的談話引不起她多大的興趣；可是他講話的方式，以及他說話時看人和微笑的姿態，却使她非常喜歡……：這不由自主地使她對人只說了一句話。一個正直的人……：那是最重要的！使她感動的就是這個地方。俄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說謊的人，可是他們同時又把真理看得比什麼都貴重，他們最同情的也就是真理——這是一件人所

共知的事實，雖然牠不大容易被人理解。並且在瑪利安娜的懷裏沙羅明還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頭上有着一種圓光：這是瓦西里·尼可拉葉維奇親自推薦給他的信徒們的一個人。在盧上瑪利安娜跟涅茲達諾夫關於他交換了幾次眼光，後來她突然不由自主地將這兩個入比較了一番，覺得還是涅茲達諾夫差一點。涅茲達諾夫的相貌不用說是比沙羅明的漂亮得多，並且更討人喜歡；可是他的面部的表情却是一些煩擾的感情的混合，譬如煩躁、不安、焦急……甚至沮喪，他好像坐在荊刺上面似的，他想講話，却又講不出來，只是神經質地笑着……沙羅明却不同，他似乎帶了一點厭煩的神氣，但是他的態度十分安閒；他的舉動和態度始終不受旁人的絲毫影響。「這個人一定可以給我們設法，」瑪利安娜想道；「他會給我們一些有益的意見。」飯後差涅茲達諾夫來找他的正是她。

這夜晚過得相當沉悶；幸而散席的時間很遲，讓睡眠的時候不遲了。卡郎米也采夫客氣地板着脸不說一句話。

「您怎麼了？」西比雅金夫人半嘲弄地問道。「您失掉了什麼東西嗎？」

「不錯，我失掉了，」卡郎米也采夫說。「有一個故事說，近衛軍裏面一個長官常常抱怨他的兵士失掉他們的短襪。」把襪子給我找來，「我要說：把「先生」這個字眼給我找來！



「先生」這個字眼已經丟掉了，因此一切對身分官階等等的尊敬也伴着丟掉了。」

西比雅金夫人告訴米也采夫，她打算去幫他找尋他失掉的東西。

西比雅金在席上那番「演說」的成功使他得意起來，他後來又發表了兩通談話，在談話的

中間他對一些不可避免的政策表示了他那政治家的感想；他還講了幾句成語（*tags mots*），

這都是他特別下來預備在彼得堡用的，牠們並有怎樣聰明何味，倒可以說是嚴重、呆板的。

其中有一句他甚至講了幾遍，並且在講牠之前，還要說一句：「要是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他

批評到當時一個大臣，說那個人心思不定，又輕浮，並且長於空想。在另一方面，他沒有忘記

他的聽眾中間有一個是俄國人，且一個老百姓，他便不肯放過機會用了另一些成語，來表示

他自己不僅有着俄國人的血統，他澈頭澈尾都還是一隻真正的俄國熊，他對國民生活的最深的

根柢也是很熟悉的。譬如他聽見卡耶采夫說天雨會妨礙割草，他馬上就接着說：「乾草照

樣，養多日」；過後他還講了好些諺語，如：「店無主，兒無父」；「試十次，裁一次」；

「不」

「不」萬人叢書本作長官的短襪，所以接着說：「把我的襪子給我找來。」——譯者。

「不」萬人叢書本作「未識先看。」——譯者。

「有穀便有斗」；「要是在聖葉哥爾節赤楊葉有鍋子那麼大，在卡善聖母節倉裏便有穀子了。」不用說，他有時也把諺語講錯了，譬如他說，「木匠做到底！」或者「好房屋飽肚腹！」可是在那些聽他講這種話的人中間大部分連想也沒有想到「*Notre tour passe*」（法語：我們這位真正的俄國人）「弄錯了；並且事實上得感謝柯弗利次金親王，俄文裏的這種奇怪的「語誤」已經是很習慣的了。西比雅金講這些諺語和俗話的時候，故意做出特別粗大的，差不多是粗獷的聲音——*D'une voix usiqua*（法語：鄉鄙的聲音）。這種俗話倘使在彼得堡，並且在適當的地點和適當的時機說了出來，會得那些有勢力的貴婦稱讚道：「*Comme il connaît bien les moeurs de nos peup'e*」（法語：他多熟悉我們老百姓的風俗人情！）」並且那些同樣有勢力的顯要會加添一句：「*Les moeurs et les besoins*」（法語：風俗人情同需要！）」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極力向沙羅明獻慇懃；可是她的努力分明是失敗了，這使她挫折了勇氣；她走過卡郎米也采夫身邊的時候，她禁不住低聲說了一句：「*Mor Dieu, que j'aime sans fatiguer!*」（法語：上帝啊，我覺得多倦！）」

卡郎米也采夫嘲諷地鞠了一個躬，回答道：「*Tu l'as voulu, George's Dandini*」（法語：「你自己招來的，喬治·唐丹！」）」

一個厭倦的樂會在快要散去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照例有一陣慙慙跟謙和的表情；隨後彼此匆促地擲了手，親切地笑了笑，最後，疲乏的客人跟疲乏的主人便分開了。

沙羅明的睡處是二樓上一間差不多是最好的寢室，房裏還有英國式的化妝台和洗澡間。他走到溫茲達諾夫那兒去。

「我知道……這是你的犧牲……」

「呵，廢話！」沙羅明從容地答道；「簡直說不到犧牲！並且，我不能夠拒絕你。」

「爲什麼呢？」

「呵，因爲我喜歡你。」

溫茲達諾夫聽了這話，又是喜，又是驚，沙羅明跟他握了手。過後沙羅明跨坐在一把椅子上，點燃一根雪茄烟，兩肘靠在椅背上，說：「現在告訴我，是什麼事情？」

溫茲達諾夫便也在沙羅明對面一把椅子上跨坐了，不過他却抽雪茄煙。

◎這是一部法國喜劇作者莫里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的劇本「喬治·唐丹」中主角喬治

·唐丹（一個有錢的農人）的一句獨白。——譯者。

「你要知道什麼事情嗎……事情是我從這兒逃走。」

「你是說，你想離開這個屋子嗎？那好極了！」

「不是離開……是逃走。」

「爲什麼呢？他們不讓你走嗎？你……也許你預支了薪水吧？倘使是那樣，你只要說一

句話……我很願意——」

「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親愛的沙羅明。……我說，逃走——不是離開——因爲我不是

一個人從這兒走的。」

沙羅明抬起他的頭。

「跟誰在一塊兒呢？」

「跟你今天在這兒看見的那位姑娘……」

「那位姑娘！她相貌很好。你們互相愛着嗎，嗯？或者單單是你們兩個人在這個家裏都過

得很痛苦，纔打定主意一塊兒走開嗎？」

「我們互相愛着。」

「啊！」沙羅明靜了一會兒。

「她是這家人的親戚嗎？」  
「是的。可是她的信仰跟我們的是一致的……她準備着做任何事情。」

沙羅明微微笑了笑。

「你也準備好了嗎，涅茲達諾夫？」

涅茲達諾夫略略皺了皺眉頭。

「爲什麼問這個呢？時機一到，我就會做給你看。」

「我並不是懷疑你，涅茲達諾夫。我這樣問，只是因爲我覺得除了你以外，就沒有人準備

好似的。」

「馬爾克羅夫呢？」

「呵，不用說，還有馬爾克羅夫；可是我覺得他像是生下來就準備好了的。」

這時候房門上起了輕輕的、急促的叩聲，沒有等着回答，叩門的人便推門進來了。這是

瑪利安娜。她馬上走到沙羅明面前。

「我相信，」她說，「您在這夜深，在這兒看見我是不會吃驚的。他」（瑪利安娜指了指

涅茲達諾夫）「不用說已經把什麼話都對您講過了。請把您的手給我，並且請您相信站在您面

前的是一个誠實的女子。」

「是的，我知道，」沙羅明莊重地答道，他在瑪利安娜進來的時候，就立刻從椅上站了起來。「在吃飯的時候我就望過您，我想：「這位小姐的眼睛多誠實！」的確，涅茲達諾夫剛剛把您的計劃對我講過了。可是我可以問一句嗎，您究竟爲什麼要逃走呢？」

「爲什麼？我非常同情的那個「事業」……您不用吃驚；涅茲達諾夫把什麼事情都告訴我了……那個偉大的工作馬上就要開始了……我還得留在這個充滿了欺騙同說謊的貴族家裏嗎？我所愛的人要去冒險，而我却——」

沙羅明動一下手打斷了她的話。

「您不用慌張。坐下吧，我也要坐下。你也坐吧，涅茲達諾夫。聽我講幾句話，要是你們並沒有其他的理由，你們目前實在用不着從這兒逃走。那個工作不會像你們料想的那麼快就開始的。在這種事情上面多一點兒慎重的考慮，倒是用得着的。胡亂地衝上前去，並沒有好處。相信我吧。」

瑪利安娜坐下，用她先前披在肩上的大幅的格子呢裹住她身子。

「可是我不能够在這兒再待下去了。這兒每個人都欺負我。就在今天那個瘋婆子安娜。查

哈洛夫娜還當着科利亞的面談我父親，她說，墳樹結不出好菓子！連科利亞也吃了一驚，他問這是什麼。更用不着提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了！」

沙羅明又打斷了她的話，這次他微微笑了笑。瑪利安娜覺得他有點在取笑她，可是他的微笑是不會叫人不高興的。

「您這話是什麼意思，親愛的小姐？我不知道安娜·查哈洛夫娜是誰，也不知道您講的是什麼樹……可是現在，有個蠢女人對您講了幾句蠢話，您就受不下去了！那麼您怎麼還能夠活下去呢？世界上到處都是蠢人。不，這不能算是一個理由。還有別的理由嗎？」

「我相信，」涅茲達諾夫用了深沉的聲音插嘴說，「西比雅金先生一半天就會把我趕走的。他一定聽到了別人的話。他待我……十分瞧不起。」

沙羅明轉身向着涅茲達諾夫。

「既然別人要趕走你，那麼你為什麼還要逃走呢？」

涅茲達諾夫即刻找不出一句回答。

「可是我已經對你講過——」他說。

「他說逃走，」瑪利安娜插嘴說，「是因爲我要跟他一塊兒走。」

沙維明看了看她，愉快地搖着他的頭。

「是，是，我的好小姐；不過我再向您說一遍，要是你們想離開這份人家，只是因為你們以為革命馬上就要爆發——」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纔只信請您來的，」瑪利安娜接嘴說，「我們想知道事情究竟到『怎樣的地步。』」

「要是這樣的話，」沙維明接下去說，「我再說一遍，您還可以待在家裏——時候還長呢。不過要是你們想逃走，是因為你們互相愛着，除了這個辦法便不能夠結合的話，那麼——」

「呵，那麼怎樣呢？」

「那麼，我得先給你們道賀，並且要是用得着的話，我還得盡我的力量給你們幫忙。因為我的好小姐，您，還有他，我跟你們兩個人見第一次面，我就愛你們，好像是我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

瑪利安娜跟涅茲達諾夫兩人同時走到他面前，站在左右兩邊，每人抓住他一隻手。



「請您告訴我們應該怎樣辦，」瑪利安娜說。「假定革命還遠得很……準備的工作一定得做的，可是在這宅子裏，在這種環境裏面却辦不到，我們兩個極願意去做那樣的工作。請您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法；您只消告訴我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派我們去吧，您會派我們的，您不肯嗎？」

「到哪兒去？」

「到農人那兒去。……要不是到民間去，我們還該往哪兒去呢？」

「進林子裏去，」涅茲達諾夫想道，他記起巴克林的話來。沙羅明凝神地望着瑪利安娜。

「您想認識老百姓嗎？」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們不祇是認識他們，我們還要感化……並且要為他們工作。」

「很好，我答應您，你們會認識他們的。我會給你們找個機會去感化他們，並且為他們工

作。涅茲達諾夫，你願意去嗎……爲了她……並且爲了他們？」

「自然我是願意的，」涅茲達諾夫急急地答道。「加格羅特，」巴克林說過的另一個字眼

又掠過他的心頭。「那輛大車已經滾滾地過來了……我聽得見牠輪子的轆轤聲……」

「很好，」沙羅明沉吟地說。「可是你們打算什麼時候逃走呢？」

「最好是明天，」瑪利安娜大聲說。

「很好——可去哪兒呢？」

「噓，噓，輕聲點——」涅茲達諾夫低聲說。「有人打從廊上來了。」

他們都靜默了一會兒。

「你們打算往哪兒去？」沙羅明放低聲音又問道。

「我們不知道，」瑪利安娜答道。

沙羅明掉眼望着涅茲達諾夫，涅茲達諾夫只是否定地搖搖他的頭。

沙羅明伸出他的手來，小心地把燭心剪了。

「我告訴你們吧，孩子們，」他末了說，「到我工廠裏來。那兒並不舒服，不過却很安全

。我會把你們藏起來。我在那兒有一間小小的屋子。沒有人會找到你們的。只要你們到了那兒

……我們決不會讓你們給人牽着的。你們曾說：「工廠裏人太多。」這正是牠的好處。人多

的地方好躲藏。這樣行嗎，呢？」

「我們只有感謝你，」涅茲達諾夫大說；瑪利安娜聽見說走工廠，起初有點吃驚，過後便連

忙添加說：「當然啦，當然。您真好！不過你不會讓我們在那兒住多久的，我猜想？您會派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要看你們自己了，……不過要是你們想結婚的話，在工廠裏也很方便。就在這兒旁邊有一個鄰居，他是我一個表哥，他是這個教區的神甫，姓左新，人很和善。他很高興地給你們證婚的。』

瑪利安娜暗暗地微笑了，涅茲達諾夫又跟沙羅明握了一次手，他停了片刻又問道：『可是，我說，你的老闆，工廠的主人不會講什麼話吧？他不會因此對你不滿意嗎？』

沙羅明斜着眼睛看了涅茲達諾夫一眼。

『呵，不要就心我的事情。……這完全是多餘的。只要工廠的情形很好，我的老闆不會講話的。不論是你或是你這位小姐都用不着害怕他會不滿意。至於工人，你們更用不着就心。你們只消讓我預先知道，你們什麼時候來呢？』

涅茲達諾夫跟瑪利安娜對望了一眼。

『後天，大清早，或者大後天，』涅茲達諾夫末了說。我們不能再等了。說不定他們明天就會把我趕出來的。』

『好吧，……』沙羅明答應道，就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我每天早晨都等着你。其實我



他走出去了。涅茲達諾夫在屋子的中央立了一會兒，過後喃喃地說了一句：「啊！還是不要想的好，」他又伏倒在床上了。

瑪利安娜回到她屋子裏的時候，她看見桌上有一張小小的字條，上面寫着：「我可憐你。你在毀你自己。想想你做的是什麼事。你閉着眼投進一個什麼樣的深淵裏去！爲着誰，又爲着什麼？——瓦（B）。」

屋子裏還有一種特別的新鮮的清香；分明是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纔從這兒出去。瑪利安娜拿起一支筆，寫了下面的話：「不要憐憫我。上帝知道我們兩個人裏面哪一個更該受人憐憫。我只知道我決不願意處在你那境地的。——瑪（M）。」她把字條留在桌子上。她相信她的回答會落到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的手裏去的。

第二天早晨，沙羅明見過涅茲達諾夫，並且堅決地謝絕了担任西比雅金工廠的職務以後，便回家去了。他一路上反覆地思索着，像這樣的專在他是很少有過的；往常車子的搖動就會催他打瞌睡。他想着瑪利安娜，也想着涅茲達諾夫。據他想來，要是他在變變的話，他——沙羅

明！——的態度一定完全兩樣，他的談話，他的表情都會是完全不同的。『可是，』他想到，『既然我從來不曾有過那樣的事，那麼不用說，我講不出來，要是我遇到那樣事情，會現着什麼樣子。』他記起一個愛爾蘭的女孩子，那是他有一回在一家店舖的櫃檯後面看見的；他記起她那多漂亮的差不多黑色的頭髮，她那藍的眼睛，濃的睫毛，……：她怎樣帶着憂愁的、沉思的樣子看他……：以後他又怎樣在她窗前街上踱來踱去徘徊了多少時候，他多興奮，又怎樣不住地問他自己，他是不是要跟她認識？他那時住在倫敦。他的老闆交了一筆款子給他，派他到那兒去購買各種物品。沙羅明差一點就要在倫敦留下來，並且把款子退還給他的老闆了，那個漂亮的坡麗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探出了她的名字；她的一個女同事這樣叫過她的。）然而他控制了自己，回到他老闆那兒去了。坡麗比瑪利安娜漂亮得多，可是瑪利安娜的眼裏也有着那一樣憂愁的、沉思的表情……：並且她是一個俄國人……：

『可是我在想什麼呢？』沙羅明低聲說，『去打別人的情人的主意。』他把他的領子搖了搖，好像要搖掉那一切的沒用的思想似的。就在這時候他到了工廠，他瞥見那個忠實的帕威爾站在他的小屋子的門口。

## 二十六

沙羅明的謝絕使得西比雅金非常不高興——因此他突然斷定這個在本國長大的司機芬生①也並不是一個怎麼高明的工程師，雖然他沒有什麼做作，可是他終究脫不掉平民的樣子。「所有這些俄國人②，要是他們自己以為懂得了一點東西，那真叫人受不了！— Au fond（法語：實在）卡郎米也采夫是不錯的。」由於這種憤激和仇恨的心情，這個 en herbe（法語：沒有成熟的，沒有成器的）政治家對涅茲達諾夫更加憎恨，更加輕視了。西比雅金告訴科立亞這一天不用跟他的教師上課，並且他以後應該保持一個信賴自己的習慣……然而西比雅金並不像涅茲達諾夫自己所預料的那樣辭退他；不過他還是不把他放在眼裏。可是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却並不放過瑪利安娜。在她們中間演了一場可怕的活劇。

① 喬治·司機芬生（一七八一——一八四八）英國工程師，火車頭的發明者。——譯者。

② 當時俄國貴族口中的「俄國人」專指俄國的平民。——譯者。

這天下午兩點鐘光景，偶然只剩了她們兩人在客廳裏面。兩個人都覺得那個不可避免的衝突快要發生了，因此她們略微遲疑一下，就互相坐近了。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微微笑着，瑪利安娜緊緊閉着嘴唇；她們的臉都是蒼白的。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穿過這屋子的時候，她不安地向兩旁看了看，摘了一片天竺葵的葉子。……瑪利安娜的眼光牢牢地定在這個向着她走來的含笑的臉上。西比雅金夫人先站住了，把她的指尖在椅背上敲擊着：『瑪利安娜·威肯采夫娜，』她不在意地說，『我有，我們已經通起信來了。……像我們這樣住在一個家裏的，那是有些古怪了，你知道我是不大喜歡古怪的事物的。』

一通信的事並不是由我開始的，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

『你說得不錯。這一次是我的錯過，可是我也找不到別的方法給你喚起一種……我怎麼說纔好呢？……一種……』

『你可以坦白地講出來，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不要吞吞吐吐的，如果你用不着害怕得罪我。』

◎萬人叢書本作『午飯前兩個鐘點的光景。』——譯者。



「一種恥辱……心。」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閉了嘴；屋子裏只有她的指頭在椅背上的敲擊聲聽得見。

「你憑什麼斷定我失了廉恥呢？」瑪利安問道。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聳了聳她的肩。

「Ma chère, vous n'êtes plus une enfant, (法語：親愛的，你不再是一個小孩兒了)，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你會以為你的行為事實上我一點兒不知道嗎，還有安娜·查哈洛夫娜，還有全家的人都不知道嗎？並且你也沒有小心提防着不讓別人知道。你做得簡直就像不怕人看見似的。也許只有波利司·安得烈以奇一個人不知道你做的事情。……他的心給別的更重的事情吸引去了。可是除了他以外，你的行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所有的人！」

瑪利安娜的臉色越來越蒼白了。

「我請你講得更清楚一點，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你究竟因了什麼事情不高興呢？」

「Isol'ntel (法語：不要臉的！)」西比雅金夫人想道。可是她仍還捺住性子沒有發作

「你想知道我因了什麼不高興嗎，瑪利安娜？不錯。我不高興你跟一個論門第，論教育，

論社會地位都比你低得多的年青人長久往來。我不高興……不！這個字眼還嫌太溫和了！我厭惡你在太晚……你在半夜到那個年青人屋子裏去看。並且就在我的家裏！難道你覺得那是正當的事，跟我沒有一點關係，我不應該出來講話，並且替你這種輕佻的行爲掩飾嗎？我是一個有品德的女人……*Ou'ima temo'sell, ja I'ai e'le,je Ie s'i s,et je Ie se'ai tou'ors.*（法語：是的，小姐，我以前是這樣，我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永遠是這樣。）所以我禁不住要生氣。」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好像被她的憤怒的重量壓碎了似的，跌坐在一把圈手椅上。

瑪利安娜第一次微笑了。

「我並不懷疑你的品德，不管是過去，現在，跟將來的，」她說，「並且我是很誠懇地講話。可是你的氣憤却是多餘的。我並沒有在你家裏做過什麼醜事。你說的那個年青人……不錯，我的確……愛上了他……」

「你愛歌（法語：先生）涅茲達諾夫嗎？」

「是的，我愛他。」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在她的椅子上坐直起來。

「呵，瑪利安娜！他不過是一個大學生，沒有門第，沒有家族——況且他比你還年青！  
（她說這句話時的確帶了一點洩憤的快樂。）還有什麼好結果呢？像你這樣聰明的人能够在他  
身上找到什麼呢？他不過是一個膚淺的孩子。」

「你對他的看法從前不見得就是這樣吧，瓦爾丁娜·米海羅夫娜。」

「呵，親愛的，請你千萬不要扯到我身上來…… *Pas tant de regret que ça je vous prie.*

（法語：不要太過聰明了，我求您。）我們現在談的是你的事情——你跟你的前途。你想一想！這對你算是一個什麼樣的配偶？」

「我得承認，瓦爾丁娜·米海羅夫娜，我倒沒有想到那件事情上來。」

「嗯？什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就讓我們假定說，你是照你心裏所想的做的。……可是結果還不是歸到結婚上來嗎？」

「我不知道……我可沒有想到那上面來。」

「你沒有想到那上面來？爲什麼？你一定瘋了！」

瑪利安娜略微掉開了臉。

「我們不要講下去了，瓦爾丁娜·米海羅夫娜。我們不會談出什麼結果來的。我們決不會

互相了解的。」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突然站了起來。

「我不能，我還要請下去！這太嚴重了。……我對你負得有責任的，當着……」瓦倫丁娜  
米海羅夫娜本來要說「當着上帝面前」，可是她遲疑了一下，便改口說：「當着全世界面前  
。我聽見你這種瘋話，再不能不作聲！我爲什麼不能夠了解你呢？目前這班年青人真是驕傲得  
不得了！不！……我了解你很透澈，我看得出來你傳染到了那些新思想，牠們只會叫你毀掉你  
自己！那時你要回頭也來不及了。」

「也許；不過請你記住：就其我毀掉自己，我也決不會伸一根指頭向你求救的。」

「又是驕傲了，這樣厲害的驕傲！不過，聽我說吧，瑪利安娜，聽我說吧，」她突然改了  
聲調往下說……她要把瑪利安娜拉到她身邊來，可是瑪利安娜却往後退了。『L'outrage』

moi, je vous en conjure! (法語：聽我說，我懇求您！) 究竟，你知道我還沒有那樣老，也沒  
有那樣蠢。我們並不是不能夠互相了解的。Je ne suis pas une enfantine (法語：我不是

一個老頑固。) 我年青時候還被人當作共和黨……恰恰跟你一樣。聽我說吧。我不想說假話。

我對你從來不曾有過母性的慈愛，依你的本性也不會懷恨的。……可是我從前常常覺得，並且

現在也是如此，我對你也有某種的義務，我總是竭力去盡這義務的。也許我心目中替你挑的配偶，（爲了你這婚事波利司·安得烈以奇跟我兩人什麼都有犧牲，）並不合你的理想……可是從我的心底——」

瑪利安娜望着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望着她那漂亮的眼睛，望着她那略微塗脂的紅脣，望着她那雙手指略微分開，指上戴着戒指的白手（這位貴婦很興奮地把手放在她的綢衣的帶子上）……她突然打斷了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的話。

「你說一個配偶，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你把你那個沒有心肝，鄙俗不堪的朋友，卡郎米也采夫先生叫做配偶嗎？」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把手指從帶子上拿了下來。

「不錯，瑪利安娜，威肯采夫娜，我是在說卡郎米也采夫先生——那個有修養的出色的年青人，他一定會使他的太太幸福的，只有瘋婆子才不肯要他做丈夫——除了瘋婆子，再沒有別的人！」

「我怎麼纔好呢，Bonne（法語：我的舅母？）看來我好像是一個瘋女人呢。」

「可是你看出他的什麼缺點——什麼大的缺點呢？」

「阿，一點也沒有。我瞧不起他……就是這個。」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不能忍耐地把頭向左右搖着，又坐倒在圈手椅上。

「我們不要講他了。Retou nons a nos occupations.（法語：我們回到我們的本職上來吧。）那裏，你愛對茲達諾夫先生？」

「是的。」

「你還想跟他……往來下去嗎？」

「是的，我想。」

「好………要是我不許你呢？」

「我不會聽你的話。」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從椅子上跳起來。

「什麼！你不會聽我的話！我明白了……這就是那個受了我不少的恩惠，並且由我收留在家裏養大的女孩子對我講的話！——這就是……對我講的……對我講的……」

「你坦白地說吧，這就是那個丟臉的父親生的女兒對你講的，」瑪利安娜不高興地說。

「往下說吧，不要吞吞吐吐的。」

「Gene t pas moi qui vouste fa's dire mademoiselle; (法語：這不是我叫您說的，小姐；)可是無論如何，這總不是值得驕傲的事。一個靠我養活的女孩子——」

「你不要拿這種話來罵我，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要是給科立亞請一個法國女教師，你還得多花錢呢。……你知道是我教他唸法文的。」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舉起一隻手來，手裏捏了一方白葛布手帕，手帕帶着餘關水<sup>①</sup>的香氣，在一個角上還繡一個白的大花字（縮寫名字）。她想答話，可是瑪利安娜接着激烈講下去

「要是你不提你那一切小小的恩惠跟犧牲，你能够痛痛快快地說「那個我愛過的女孩子」，那倒不錯，一千倍的不錯。……可是你太老實了，講不出那樣的假話來！」瑪利安娜塞頰似地抖起來。「你始終是恨我的。就在這個時候，像你剛纔說過的，在你的心底，你很高興——」

① 這一句是我加上去的。——譯者。

② *Infans-Jose's* 是馬來等地區的蕃荔枝科的樹木。這裡指由這樹的花中蒸溜出來的香

水。——譯者。

是的，高興——我應驗了你那講了多少遍的預言，我蒙了滿身的恥辱；你就心的只是一點，你怕一部分的羞辱會落到你那貴族的，有品德的家庭上面。」

「你在罵我，」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低聲說。「請你好心離開這屋子吧。」

可是瑪利安娜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說，你一家人，你全家人跟安娜·查哈洛天娜，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行爲！他們全都驚愕，全都憤怒……可是你以爲我要向你，向他們，或者向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要求什麼嗎？

你以爲以看重他們的稱讚嗎？你想你衣裏的麵包是好吃的嗎？我甯可過最窮苦的生活，不喜歡你這種奢華。你還看不出來我跟你們一家八中間有一條跨不過的大溝嗎？難道你，你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你也不知道這一層嗎？要是你在恨我，那麼你就不明白我對你的情感怎樣嗎？那是太明顯的了，我用不着對你細說。」

「*Sortez, sortez, vous di-je!*」(法語……)出去，我叫你出去……」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接連地說，她不住地頓着她那雙漂亮的小腳。

瑪利安娜向着門走了幾步。

「我馬上就要走開的；可是你知道什麼嗎，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據說連拉塞爾在拉辛



①的「巴雅樂」裏面，講的「Suzanne」也沒有什麼效力，你比她還差得多。我還有話說，你剛纔講過什麼？「Je suis une honnête femme ; l'ai été, et le serai toujours。」（法語：「我是一個貞節女人，從前是，將來也永遠是。」）「你想想看，我倒相信我比你貞節得多！再見吧！」

瑪利安娜匆匆走出去了，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從椅子上跳起來；她想叫，她想哭……可是她却不知道爲什麼要哭；眼淚並沒有聽她的話流出來。

她只是把手帕扇着，可是手帕的濃郁的香氣越發刺激她的神經。她覺得很難過，她給人侮辱了。她知道她剛纔聽到的那番話裏面也有一點兒真實。不過別人怎麼能够這麼不公平地判斷她呢？「我真是怎樣地壞嗎？」她想道，她照她對面兩堵窗中間掛的那面鏡子。鏡裏映出一張嬌美的臉，帶了一點心緒不寧的樣子，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不過仍還是一張很能迷人的臉。

②J. B. Racine (1639-1699) 法國悲劇作家。Eclairci 一劇作於一六七二年。拉雪爾

(Eliza Racine, 1820-1853) 法國著名悲劇伶，以新的方法演古裝悲劇，極成功

。一譯者

靡，和一對出色的，柔和的，天鵝絨一般的眼睛……『我？我壞嗎？』她又愁道……『我有這般的眼睛？』

可是在這時候她的丈夫走了進來，她又把她的險藏在手帕裏面。

『你怎麼樣了？』他關切地問道。『究竟什麼事情，瓦利亞？』（他替她起了這個小名，

不過他平日並不這樣叫她，只有在鄉下兩人單獨在一起私語時他纔叫這個小名。）

她起初不講什麼，只說並沒有事情，可是後來她很嬌媚，很動人地在椅子上轉過身來，把

兩隻手膀環繞他的肩頭（他站在她面前俯着身子向她），把她的險藏在他的背心的敞口裏，把

一切都對他講了。她沒有說假話，也沒有什麼用意，她即使不會原諒瑪利安娜至少也想辦到爲

她（瑪利安娜）多少說幾句公允的話；她把一切過錯都推到她（瑪利安娜）的年青，她的熱烈

的性情，她幼小時候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事實上面；她自己也坦白地多多少少責備她自己幾句

。『要是這是我的女兒，就不會有這種事情了！我一定格外小心地管她的！』西比雅金縱容

地、同情地、沉靜地聽她把話講完。她沒有把手膀從他的肩頭拿下來，沒有把頭移開的時候，

他仍還照樣俯着他的身子；他叫她做大使，吻她的前額，並且說他現在明白了應該怎樣以他家

長的身份來處置這樁事情，他便走出去了，他這時的神氣，好像是一個通達人情而意志堅強的

人。下了決心要去執行一樁雖是不愉快却又是無法躲避的職責似的。

午飯後八點鐘光景涅茲連諾夫坐在他的屋子裏給他的朋友西林寫信：「親愛的屋拉狄米爾，——我現在給你寫信，這是我一生裏一個重大變化的時候。我被這一家人辭退了。我要走了。但這不算什麼一回事。我不是一個人走的。我從前信裏對你講過的那個女孩子要跟我一塊兒走。我們的命運相同，我們的意見一致，我們的努力相同，還有我們的情感交流！——這一切把我們結合在一塊兒了。我們互相愛着；至少，我相信除了我現在感受到以外，我再不能夠感到另一種形式的愛情。不過要是我對你說我並沒有一點隱祕的恐怖，甚至沒有一種內心的疑懼，那就是在向你说謊了。前途是完全黑暗的，我們正一塊兒衝進這個黑暗裏去。我用不着告訴你，我們要去那兒，並且挑選了什麼樣的工作。瑪利安娜同我並不追求幸福；我們並不要享樂，我們却要站在一塊兒，共同奮鬥，互相支持。我們的目標明白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可是我們不知道應該走什麼路達到牠。要是我們得不到同情和援助，至少我們會找什麼工作機會呢？瑪利安娜是一個很難得的正直的女孩子；倘使命運註定了我們要滅亡，我也不會責備自己把她引到了毀滅，因為現在她負着這一條生活的路了。可是屋拉狄米爾，屋拉狄米爾！我的心很苦痛。我

被懷疑折磨着，不用說，這不是懷疑我對她的感情，不過……我不知道。無論如何，要回頭是太遲了。請你遠遠地向着我們兩個人伸出你的手來，祝我們忍耐，祝我們有犧牲的力量，祝我們愛……愛得更深。還有你們，我們並不認識你們，可是我們却拿我們的全個心身，我們的每一滴心血愛着你們，你們，俄國的人民，請接待我們住在你們中間，對我們和善一點，把我們想從你們那兒學到的東西教給我們吧！別了，屋拉狄米爾，別了！」

涅茲達諾夫寫了這幾行以後，便動身到村裏去了。第二天夜裏天還沒有大亮，他便站在樺林外，離西比雅金的花園不遠的地方。在他身後沒有多遠，在一叢青翠的榛樹後面，看得見一輛農家載物小車，車前套着兩匹沒有韁轡的馬；車上，在繩子編的座位下面，一個瘦小的灰白頭髮的老農人睡在一束乾草上，頭枕着一件破爛的外套。涅茲達諾夫不停地向着路上看，向着花園界上那叢柳樹看去靜寂薄暗的夜色仍舊籠罩在四周的景物上，一些小小的星子還努力競賽閃光，終於消失在藍天的深處了。東方，沿着那些正在展開的雲片，沿着牠們低處的圓

◎萬人叢書本作「胡桃樹。」——譯者。

人。◎萬人叢書本作「一件爛的上衣直蓋到他的耳朵。」——譯者。

邊泛起了一層淡淡的紅暈，同時一陣風帶來了清晨的寒氣。涅茲達諾夫突然驚了一跳，他警覺起來；在他的近旁起了尖銳的開門聲，接着他便聽見門打開了「聲音；一個小小的女人的身影現了出來。一幅披肩裹着她的身子，光着的手裏提着一包東西①，從那靜止的柳樹蔭裏，慢慢地走了出來，踏上大路的軟塵，又從斜對面跨過了大路（她顯然是用腳尖在走路），向着林子這面起來。涅茲達諾夫跑過去迎接她。

「瑪利安娜嗎？」他低聲問道。

「是我。」從那披肩下面來了這一聲輕輕的回答。

「這邊，跟我來，」涅茲達諾夫接着說，他笨拙地抓住她那提着包裹的手。

她冷着了似地在發抖。他引她到車前，把農人喚醒了。農人連忙起來，立刻爬到車夫坐台上去，穿上他那件大外套，抓起那代替馬韁的繩子。馬動了；他用了一種仍還帶着睡意的嘎聲去鼓動牠們。涅茲達諾夫把他的外衣鋪在繩子編的座位上，然後讓瑪利安娜坐在那上面；他拿一塊毛毯裹住她的腳（車上的乾草有點溼），自己就坐在她旁邊，他把頭俯向前面輕輕地對談

① 萬人叢書本作「一個包裹吊在她的光着的手膀上。」——譯者。

人說：『到你知道的那兒去。』農人拉了一下韁繩，馬便哼着哆嗦着走出了樹林；車子在他那窄小的舊輪上一搖一顛地滾上大路了。涅茲達諾夫拿一隻手膀夾着她的腰；她伸起她那冰冷的五指把披肩揭開一點兒，掉轉臉對他微微一笑，她說：『空氣新鮮得多可愛，阿略夏！』

『是的，』農人答道，『露一定很濃。』

露已經太濃了，車輪的軸頭碰到路旁的草尖，便會振落一陣細小的水珠，綠草也變成了銀灰色。

瑪利安娜又因了冷打起顫來。

『多新鮮，多新鮮！』她快樂地接連說着。『自由呵，阿略夏，自由呵！』